

四

書

紙

二









在處則行乎所以處患難  
不以忠難撼會心之安宅身  
可以入世之憶而境不以必  
礙吾之心雖有不濟之感遇  
無性不濟之性真蓋無入而  
不自得其素矣

在位為講所以自得者何也  
其在上位也行乎上之道而  
不憑威命以陵下在下位也  
行乎下之道而不藉聲勢以  
援上惟正已乎上下之間自  
盡吾性自立吾命曾不求人  
下已之外夫求而不得則怨  
生矣求而又何怨也但見上  
不怨天下不充人一正已而  
俯仰而忘矣非易也矣非命  
也故君子行誼于素淨袖于  
自置身于平易之地現前實

無入謂之得。凌神定慮。非得入。而得已。在下位一節。即

意正形容無入不自得。非有兩層。吾人所居之位。雖多。只上下

二位。盡之不陵不援。正是盡道于上下處。陵援說得細。吾

道便不為陵援。若一毫替人謀便陵援。字此就。是正已而不求

正已二字要認真。已原無不正。正已云者。只是葆真。以正之完

已之分內也。正已便不求。亦不可作兩件看。無怨就粘不求上

說。蓋求而不得。則怨生。無求故無怨也。稍委于命。即是怨天。稍

缺于衆。即是尤人。此二句已。搃在無怨內。特抽出言之。見無怨

則俯仰皆寬。正是正已之實學。居易即見君子非只空聽

之天。與人也。小人帶說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

境即是坦途彼順逆得喪聽命于確必之天適去適來而已豈如小人含易而立儉徒以徵奇其命千萬一也哉

射有節謹然君子之心果何似哉夫子嘗言曰射一藝耳其心則有他君子焉射之的在鵠而一或失之則不求之正鵠而反求諸其身以為志未正体未直也君子不求人而惟身是求境即去必得之形身自操恒深之契甚矣射之似君子也吁觀夫子此言乃知反求君子即素位不向外之君子也有君子之身道

脉賴之矣

補新章既說素位而竹又說若易益行之安處為居居

為其所當為則率性自然坦夷平易故曰居易居者相忘于是安焉適焉之謂易之所在即為命非居易外又有一段俟命工夫亦不是聽候其自至全在居易上說行險不可說粗了只有越位之思便是位無險易以素位行之皆易也以出位行之皆險也素位者遠故曰居出位者勞故曰行激者邀之也微之不得曰行險以激之故雖命值其亨而偶得之亦曰幸○上曰居易得失一聽之天此言縱有得失原自求之已正足居易意重失字說似君子以心言不說君子似射要認明射似君子雖就射言隱要挾君子做主正亦鳥也小而飛疾難射故取為的宿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天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反求諸身不是

之獲慶即行也既說富貴

貧賤夷狄患難又何以說

上位下位蓋富貴之位即

為上貧賤夷狄患難之遇

皆屬下也既說不求人而

不怨又何以並說不怨天

蓋事之出于人皆是歎之

宰于天不尤人之心即是

不怨天之心故下即承之

曰俟命也既說不顧又何

不怨勝已之意乃不求之正鵠而求之吾身也夫正鵠即影言

君子之行有不游反求諸身即影言君子之求諸已既曰不求

又曰反求惟反求乃能不求可見君子俟命非委運于造物而

已無與者孔子口氣只泛說末找素位本旨

行遠章

此章勿以妻子兄弟為卑通父母為高遠也勿以中和位育始

於家庭日用要認註中行遠自通登高自卑之意字蓋高遠

卑通原是一理父母妻子兄弟亦是一體宜妻子和兄弟之外

無順父母之道卑通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欲人誅卑通上用

工夫也○君子之道字仍作道理看進為有序在辟如內見

行遠章論子思子論進道之

自也謂夫道未有無自而致

者也遠為途而期速至高為

樹而與先登難矣君子之道

大行之全，問其行之自，乃不在遠而在通。辟如行遠，必自通乎。自通則遠者至矣。按其登之自，乃不在高而在卑。辟如登高，必自卑乎。自卑則高者升矣。非通無遠，非卑無高。此亦大道中公歷之程途也。是道也，造端于夫婦之道也。棠棣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相調，兄弟既翕，有相好無相尤，而和樂且耽。夫和樂且耽，則室家宜矣。如鼓瑟琴，則妻孥樂矣。是詩也，侯末及於父母也。乃夫子讀詩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若夫人子於親，悲愉一氣，今惟和且宜如此，則室家非父母之室家，即妻孥非父母之妻孥。

境界不易到，曰遠。地位不易及，曰高。通是日前卑，是平實不可謂自通。處以行至于遠，自卑處以登至于高，乃謂行遠只自通。處行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也。見吾人只說日用彝倫上做工夫，自有中和位育氣象。○過云所謂卑通者何在，不過家庭日用如詩所云和妻子宜，兄弟孔子贊其順，父母者便是。樂妻孥，頂好合二句，宜室家，頂既翕二句，父母句，就是孔子贊此詩之詞。父母之心，無不欲家人之和協，今能和于妻子，宜于兄弟，如此則人倫以篤，家道以成，父母之心其安樂之矣。就此家庭克諧，便是宇宙太和景象。此行遠所以自通，登高所以自卑。

鬼神章



而未有家庭之內和氣藹如  
而父母之心有不怡然順者  
也夫室家宜妻孥樂父母順  
以別遠通未始有遠通也然  
一孤之和暢倘亦有因此及  
彼之途轍焉以辨高卑未始  
有高卑也然一机之涼貫倘  
亦露造端詰盡之情景焉君  
子之道于此可證矣進道者  
當識所自乎

補鬼神章全查此章但看不  
可貴不可度不可射而總  
曰不可降即救不可字意  
則知人心即鬼神鬼神在  
心要不得分之為兩說  
者謂鬼神體物不可遺而  
驗之于祭祀之鬼神何解  
鬼神章講此即鬼神以明道

此章首節嘆鬼神之德盛且虛說次節三句須一氣下正是發  
明其盛最重三節以祭祀之鬼神驗其盛又引詩徵其盛末節  
點出鬼神之德根抵來由來太極之妙無一毫虛假惟誠故其  
盛如此也通篇看來要重顯上微而能顯所以為德之盛○天  
地間只是陰陽二氣鬼神即陰陽之屈伸往來屈者為鬼伸者  
為神德即屈伸往來之妙處盛者謂宇宙間皆其濶漫布護處  
須兼註分陰分陽根陰根陽二意又要照起第二節金書發揮  
纔不相碍○次節不可單重末句須三句合看方見鬼神之德  
之盛不見不聞即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體物者天下  
萬物皆陰陽之靈氣為之凝成為之糞散是根抵乎物而無一

不可離也。子曰：在之求道者，類求之隱也。夫隱莫隱於鬼神矣。然鬼神非空結此幻體也。其為德也，体陰陽而合撰，總精氣以要歸消息盈虛之旋為較也。屈伸閤闢之通為官也。其盛矣乎，何以明其然也。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不見，其形無聲也，聽之而不聞，其聲然不見不聞之中，体盾乎萬物而物之成始成終者，不可遺鬼神以為体。至無而至有，非有而非無，其德真，亦謂成矣。試漫祭祀驗之，鬼神能使天下之人內為齋明而外濯其心，外為盛服而整肅其容，以承祭祀斯時也，鬼神之精英若因人，心為感，乃洋洋

可遺意，須就鬼神去體物講，纔是法。不見不聞，則非涉于有能。体物則又非淪于無，非無非有，即無即有，非盛而何。○鬼神体物獨舉祭祀者，以明人心。聚處即是鬼神，使字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所謂若或使之也。齋肅也，明淨也，是繫其心，盛服如寢，衣明衣之類，是繫其身。重齋明，上祭祀，泛指接至洋洋句，只用斯時也三字，如在是隱，躍，若有個靈活的在正洋洋處。曰：上曰左右見，滿眼都是切勿誤認恍惚，不可為象意。看來齋肅明潔的念頭，與夫洋洋如在，都是人心自然呈露處。非謂鬼神使之如此，亦非謂齋明盛服然後有個洋洋，且兩在不可測識。若以為有兩在，又曰如，又見其無有，無，何等神妙不

洋洋乎如其上而相為陟降也。如在其左右而相為周旋也。所謂體物不遺者，于茲見矣。抑之詩曰：神之祐思，令人不可則度。思矧可厭射，而不敢思，惟其不可則度，是以不可厭射。善哉！詩之形容鬼神也。合而觀之，夫不見不聞，微矣。而體物不遺，天度若顯而不可掩者，誰為之哉？誠也。實有此鬼神如此，體物之不可掩于此，銅鑑于此，彰灼矣。此見鬼神之德之盛也。

但驗體物不遺而不見不聞之意，亦在其中矣。○引詩雖為祭祀之証，還是泛，証其盛為得旨，不必以上句為申洋，二句下句為申齊明盛服之意。言雖屋漏之地，而鬼神無不至，不度不斲，不重鬼神，人自度，釋他不待穩要，歸到體物不遺上。○末節誠字畢竟在實理上看，時有以實心上說者，斷不可沒。夫微之顯，即上三節意，而所重在一之字，妙處全在此。蓋微的必不能顯，的未必其微，今不聞不見，微乎其微，而之出許多顯，未即之卦之，中間包藏許多變化不測之妙，此正是太極流行實合實散，微原不微，不墮空虛，不淪滅寂，故體物不遺而顯之不可掩如此。二句一直說下，不作推原，亦不必用過語，如時

在之妙蓋心即為神不待  
外求也不可度之神即在  
無可歎之心也。體物不遺  
正顯不可掩處可見為德  
之感即為以人心之誠鬼  
神非幽道在中庸而已

大孝章。子曰舜之孝與庸

常不同其滿孝之量而為大  
孝也。與孝莫先於德而舜  
為子為人之盡德為聖人矣  
惟有此聖人之德則其所親  
類而鍾祥者誰尊為天子九  
官四岳皆揖以戴一人則托  
一人之上者。瓦河如富有四  
海之內。筐篚玉帛。罄土以奉  
一人則受一人之奉者。瓦河  
如宗廟則享矣。而知親之祖  
禘親之宗。前此未有也。子孫

說所謂微而顯則不可掩矣。而所以然者何也。以其誠也。又費  
費一番轉折。蓋上句已包下句。下句不過贊美之誠在微中非  
而層也。未補人當誠身以無愧於鬼神。誠字斷宜在鬼神上看

大孝章

此章重一德字。言舜有大德故備全盛之福。以尊親故為大孝  
德為聖人便饒尊富享保。故言大德必得之。非必之于舜必之  
于天。生物二節不可對。上節與下節受命以下要點出以德獲  
福。與別樣天子不同。以德福報親。與別樣天子事親不同。所以  
為大孝。○孝本庸德。然孝到舜亦不過完得庸德分量。孔子稱  
之不是故入。如舜只是贊其為天下古今不常有耳。德為聖

則保矣而延親以封締親以祿前此未有也非常之福聚之于親豈不稱大孝乎而要其所以得此者亦本之于德耳故舜有是聖人之大德必得其位而膺曆數之傳必得其祿而享任土之育必得其名而呈曜流古今必得其壽而齡弄逾百有年其必得之也必有因之者在矣試觀天之生物執常至篤道實至固焉故物之裁者育之巨培者也則亨毒之氣滋息于百昌則其我而培之其不號者物先自傾也而育不覆者乎物且如此而人不知嘉樂之詩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之令德足以宜無位之民而

人句當另提夫舜何期于聖哉而齋慄至則濟哲開聖人之德孝之為也而尊富之蒸德之致也由是宗廟自黃帝以降享其祭焉孝崇于親之本矣由是子孫自虞思以後保其業焉孝行于親之枝矣須知舜父母暴惡宗廟幾不血食子孫之澤幾斬舜能以聖人之德受命為天子使宗廟饗而子孫保故為大孝作文須會此意五句皆要歸到孝親異于他人意不可以德福字看六不可說惟有德所以有福以碍下文○次節意主舜而詞則泛作文雖不明指舜而實句句暗醒舜方妙四必字只是論大德之常理大德中有尊崇道理便是位大德中有安富道理便是祿大德中有榮施道理便是名大德中有永長道理便

宜在上之人于是受祿于天而保佑命之自天申重之無已蓋其令德之不顯故天休之滋至與生物之天蓋有命焉故舜之大德是即物之裁者德之宜民人者則其受天之命為天子而祿位名壽之俱膺也亦篤厚申命之常耳豈不可哉蓋孝以一人其孝小受命天子宜以四海之休嘉湊成堂上之底際其孝大故曰舜其大孝也與

補新言言孝之分量其大惟舜能盡之彼其以聖人之

大德守尊富享保之榮而

受保佑之命者為其上格

皇天故也焉有土祐皇天而不稱大孝者乎用是知

是壽必之以理非必之以應也以應則有不可必者矣祿位名壽俱要着天子上說○生物節又蕤明必得之理因字最有理趣見天只因物付物不是有心篤厚也就好邊說若曰因其材而後厚之則不槩厚之可知裁者植根深承受得天之化育便似培他傾者承受不得便似覆之其實天之化育只一例施去全要發出大造無私的意傾覆輕看○嘉樂節上節是喻此節是証令德即是可裁者天之申其保佑即是培之當相承看正意都在末節詩言可嘉樂之君子有此顯之令德下且民上且人是以眷顧于天而君祿誕受且保佑命之而申錫無疆憲憲二字正是可嘉可樂處且民且人正是受祿申佑處天命主

孝之事。近在庭幃。孝之道。通盡天命。可小視乎哉。大孝至受命。處方。明非謂以德福之崇。崇奉其親之為大孝。

補無憂章全句。通章無憂之

旨。重在子述。一以玩武王述之。而隨按以續文王。季文王之緒。則不其述。文王乃所以為善述也。玩武王為天而受命。而隨按以周公成文武之德。則不止成之德。乃所以為善成也。意雖三段說實相承。

無憂章講子思引孔子之言

曰。自古人君堂構異。曹誰能無憂。乃求世德相承。晏然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蓋為文王

于民心。即民心可決天命。○末節。摠承生物詩詞二節。來受命。是為天子。而祿位名壽尊富享保。皆在其中。要重受字。是舜有以受天之命。非天私之也。末歸到大孝。

無憂章

此章不是三平全。以文來影武周所為。由庸行之常。以極其至。分明指武周大作為。正是個中庸。在。非兼文王也。首句說其惟字。有深意。若非文王遭時之幸。自當有憂。所以次即用個武王作冒。三節用個周公作冒。見得積累自今時已極矣。先緒不得。不續。便不得不幹續緒的事。使武王有人代他。故他也是無憂。制作原是天子事。武王既不及為。則周公責無所諉。文武之

為文王之父則危難而文王以王季為父明類長君以賢而欲聖也為子難為文王之子則允難而文王以武王為子敬勝義勝以聖而紹聖也文作之于前而文有所承矣不以開創之憂為已憂也子述之于后而文有所托矣不以繼休之憂為已憂也賢父聖子后先已相輝映開國承家祖孫業已重光代周一代之感何如哉

補新直以王季二句而以字不可忽言王季之賢文王能以之為父武王之聖文王能以之為子自文王奉心無愧于前后論之不然則文王只靠父子為無憂

緒又不可不成合當幹成德的事使武王而在亦把這事還文王做周公也是無憂當有為而不為便非中庸道理武周所作都是天地間極大的事竟不曾于中庸上加分毫○首節無憂以遇言不以心言文王之心憂勤無怠者也只云不愁前無所承後無所繼者其惟文王乎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未見無憂到作述處方見以王季為父則明類長君稱賢父矣以武王為子則聰明敬義稱聖子矣然不曰父有王季子有武王而曰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者重在文王本身克盡其道能以之為父以之為子也二以字須重看不然前有賢父自家一毫欠缺便愧承先後有聖子自家一毫失錯便難開統能無憂乎况



是為一無用人矣。不要如  
昨說又填實文王盡道一  
番議論。

武王即講以子述之事言之

我周太王肇基王季其勤以  
至文王克成厥勛統緒相傳  
武王續紹太王、季文王之  
緒於是當紂惡貫盈之日為  
順天應人之舉。宣着戎衣而  
奄有天下。人皆諒其至公而  
身不夫天下之顯名。唯顯名  
不失故受侯為王而尊為天  
子。化國為天下。而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享之。而七廟巍然  
子孫保之。而卜年方永。是則  
名實俱盛。前業弥光。武王之  
述盡矣。此文之所以無憂也。  
補新直。夫子于舜則曰德為

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  
以開之者。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作述須以德言。王季  
靡悔。武王作求。正作述之人。不可在王業上說。○緒者相傳之  
統緒。續字要看得委曲。只是續其積功累仁之事。但勿說積功  
累仁以滿天下也。奈紂惡不悛。不得已而為順天應人之舉。切  
不可以一戎衣以下為續緒之實。恐于太王、王季、文王、臣即有  
碍。壹字見不勞再舉。有天下只是克商意。勿碍下尊富二句。以  
臣伐君逆也。而吊伐之心。天下諒焉。故舊有之顯名。亦不失下  
四句。俱跟不失來。要許聖人非利天下意。尊是由諸侯為天子。  
富是由百里有萬方。身是享以王禮。保是保其王業。要說得與

聖人尊為天子于武王不言德止言樂為天子此六書法但其意渾然

未受命即講文王之子又

有周公武王未嘗急于伐商

至末年受命制作尚未遑也

周公於是成文王武王尊祖

敬宗之德因其時体其心而

成其祚未備焉其如何如太

王季王業所自起也則追

封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親至矣先公后稷而上我

周之遠祖也則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則九獻樂則八

佾尊至矣斯上祀之禮也

不但行於天子也逮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以隨

分而自及焉以祭禮言之必

舜別此見武之能述以貽之無憂也○未受命玩一未字見

武王未嘗利天下而急于伐商亦見善体文王以服事殷之心

惟未受命則禮制缺處尚多倘無人成之武王子述之事未竟

六二后缺而不完之德故曰時合道而成德則在周公德以志

意言成先德並二意追王二句是成其以孝事先人之德斯禮

以下是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二段俱是成德而上段畧重文

武王矣太王王季仍以侯號謚也則文武之心不安太王王季

王矣先公仍以侯號薦也則太王王季之心又不安周公沒心

所不安制為典禮而追王上祀之禮行焉然太王王季有號而

無謚則禮殺于文王蓋王迹所由起與大統所由集者不同先

為大夫子為士則葬以大夫祭以士不必言矣若父為上子為大夫則上祀之禮可舉由是葬以士而祭則以大夫之禮祭之分也亦情也若期年之喪自庶人而達乎大夫止耳親不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而達乎天子蓋父母之喪心各自盡無貴賤一也亦孰非斯禮之所及哉周公之成先德而庸孝思如此允以完武王之述而已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典

補新旨德字指孝之理說言

制為典禮以成就文武做

箇大孝乃成其德非成其

志也本言成武德而垂言

文者正謂武王乃述文王

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畧于大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典世遠

而功德淺者又不同此可見禮制之盡善處斯禮字指上祀

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上庶人是做其意使人人得緣分以自

盡達字皆自庶人達之也父為八句是葬祭之禮達于天下葬

沒其爵貶死者以安也祭沒其祿盡生者之情也大白重祭邊

而期之喪以下又因祭禮而併及喪禮重三年之喪一段摠是

諒天下以必至之情而委曲為之作文滾看更好此摠見周公

之能述亦以貽文王之無憂也

### 達孝章

此章以達孝為主善繼善述正是達孝春秋四節正是善繼善

也。不必說文王有志而未成此之謂善繼。此之謂達孝。文之所。以無憂也。

補達孝章全。宜此章所言達

孝全在。二聖精神意緒。與天地祖宗通慶言之。春秋二節。所舉祭祀之禮。義。特其迹焉而已。但按迹。可以見心。故云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孝之至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故又舉郊社之禮。并言。

達孝章。子思引夫子之言曰。人之言孝者。止於一身。一家而已。未達也。武王周公。以天下之孝為孝。其達孝矣。采何。以見之。孝莫貴於繼志而武

述。俱見其達孝。不可以未節另作一意。○達者。達乎天下古今。通行之意。非通稱其孝。天下惟庸德無不達。公惟聖孝得其庸。故一人之孝。可達為人之孝。一世之孝。可達為世之孝。孝到通于天下。而無壅滯地位。必其繼承之祭。委曲盡道。而無一毫不協于人心。此句且含蓄。虛講武王周公。要見為君為相。意。○夫孝節。只說不專指武周一善字。重看隨時交通。方謂之善。先王所欲為曰志。而已為曰事。不但先王已萌之志。已為之事。繼之述之。孰使先王無此志。無此事。而以理揆之。設使先王處今日時勢。則其所區畫。必將如是。其兩運量。必將如是。而委曲依量。以求脗合。方為善繼。善述。看明此節。則以後句。可融

周之孝則善繼前人之志委曲而體其所欲盡之心以衍之不匱所謂不繼之繼深於繼也亦莫貴於述事而武周之孝則善述前人之事參酌而舉其所當盡之道以聞之無窮所謂不述之述深於述也是以稱述孝與

補新直繼述二字不可平分

事多難通而志可曲體故必曲體其志斯能旁通其事宜云所謂孝者在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下文所制祀禮皆是事之述處而寔皆體先王之志也

春秋二節誦試舉所制祭祀言之春而雨露濡秋而霜露

類而通矣○春則雨露既濡有水木之思秋則繁霜既降有悽

愴之感故修祖廟以慰先靈修是洒掃整飭使嚴潔意陳宗器

示能守設裳衣使神有所依薦時食使神有所享作文于春秋

句另作幾句作一頭而下三項皆祖廟中物四其字有如在有意

要認○宗廟二字須一斷然後講禮字方妥宗廟之禮謂子孫

所站之位有左右有後先不得混亂也斯禮也果何以哉蓋宗

廟左昭右穆而因其次序以序生者之昭穆使世派不紊是親

親意須知序昭穆不但昭不混于穆就昭中為祖為孫亦自不

混不但穆不混于昭就穆中為祖為孫亦自不混序爵是異姓

之臣助祭序其公侯卿大夫之秩此時升降拜跪各有等級故

降武周于是時脩其祖廟令神有所棲焉由是陳其宗室昭世守也設其裳衣異憑依也薦其時食期歆享也祭禮備矣當此時也在廟中者有同姓異姓之不一於是宗廟之禮以治入左者左右者右所以序宗盟之昭穆也有序爵之分以定位前者前後者後所以辨等級之貴賤也有序事之典以論材煩者煩簡者簡所以辨有司之賢能也至飲福之際有旅酬之禮以子弟之下為父兄之上舉解者所以逮賤而各伸其敬也至祭畢而燕有燕毛之禮於班次之中辨長幼之貴所以序齒而不使之踰也其

曰所以辨貴賤貴賤即尊卑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宗是宗伯主詔相祝主祝嘏有司主替裸獻執邊豆之類序事即序宗祝等事是于同姓異姓中選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熟者隨其能而授之故曰所以辨賢不要說辨賢之大小只重賢上看来辨字亦不是臨祭時方擇人只是人之賢因序事而彰顯便是辨出賢來旅衆也即衆賓衆兄弟酬是先自飲而後飲人以引導人飲也祭將畢時天子主祭既飲了福酒又欲均神惠于衆故使衆相導引亦兼同姓異姓下是卑幼即賓之弟子及兄弟之子為代為舉解也即代斟酒之意上是尊長即長賓長兄弟賓之幼者代長賓舉解兄弟之幼者代長兄弟舉解各洗

及制之詳如此

補新旨二條都是所制祭祀

之禮重祭祖考上特其中  
寓爰子孫臣庶意故特於

祭先虞推其意義之周密  
而以敬所尊旁所親摠之

二條俱王家所行而寓有  
通于上下意不必贅更好

踐位二節講由此觀之武周

當日之祀禮所踐者先王之  
位其對越同也所行者先王

之禮其若敬全也所奏者先  
王之樂其和悅全也崇先王

之所自始無旁明信百代若  
涉降焉非即敬先王之所尊

乎推先王之所必逮無限深  
仁舉子孫臣庶均優渥焉非

愛先王之所親乎是則先王

蓋更酌而適于其長其長將此解往勸他人逮及也謂使之亦

得伸其敬上賤字以爵卑者言此爵字以齒卑者言燕是私燕

衆助祭者皆散獨留同姓以伸私款毛老人也。想祭時昭穆已

序故燕時坐次只從昭穆一行中各以毛髮之色辨之以序年

齒非不論昭穆只論毛髮也此節與上節皆就祭祀上見他總

述之善是一時事要兩節合看斷不可分析其脩祖廟陳宗器

及序昭穆等皆天子祭祀之禮非侯國所常行者講中要鋪叙

得天子祀禮最象乃佳○踐位節即在上二節內看出而斷其

為孝不可另作一層作文須根上說來五其字俱指先王位是

對越祖考之位兼主祭助祭說禮樂俱是廟中禮樂禮如九裸

先矣而事之如生先王亡矣而事之如存所繼所述真可質之當時而無愧不徒為孝而實孝之至也孝之至即孝之達矣

補新直所尊所親說先王之志尤切而愛之敬之止在所述之事上見善繼其志而為孝也

郊社節節然礼行于幽而不及于明猶未達也武周制為天親之礼郊以祭天与社而並舉者此之為礼所以事上帝而報生成之德也禘以五年与尝而俱舉者此之為礼所以祀乎其先而追本始之恩也斯礼也斯義也武王得之而為天下君周公得之而

九獻樂如九變八佾先王未嘗有天子宰相祭位亦未嘗有王者礼樂然以理度量雖先王沒祀亦必有此制是今之所有即先王之位之礼之樂我特踐之行之奏之耳此礼行則敬先王所尊之祖考愛先王所親之子孫臣庶是武周真能事之如生如存而為孝之至處看来愛敬不必分配祖考臣庶註云渾見須推入心裏直愛真敬說事死二句摠承上五句孝之至也又摠承事死二句至孝即達孝也孝之誠而無以加謂至孝之通而無所碍為達惟達故見其至○上文言孝之至已結了達孝此節又舉其礼制而深替其意義之深遠無非所以廣其孝也郊社重郊說社祭先公為諸侯時已有宜云此郊天之礼與社



為天下相有能精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經綸運量一皆制作之精意所貫通。治國其如視諸掌乎。禮通於治，是為莫大之禮。必如是而孝斯稱達也。已。

補新旨。祖功宗德，典乾父坤。毋稱兩大，而民胞物與。偕子孫臣庶為一體，能於此參悟，浚透，便於此充拓，浚去，而周家八百年之太平已曲盡于一時之祀典，何難治國。

補問政章全旨。通章重人道二字，首揭人存繼之曰人道。敏政中云人之道也。未云果能此道，此是章中大脉，人道在于脩身，故曰脩。

而並舉者，乃所以事上帝而使吾一念之誠敬上達于穹蒼也。禘嘗亦重禘上，說宜云此大禘之禮，繼嘗而間舉者，乃所以祀乎其先而使吾一念之仁孝上通于祖考也。蓋王者有這段崇天禮地尊祖敬宗的意思，凝結于中而無以自將，特假郊社禘嘗以將之，出自仁人孝子之心，不容以自己者。若云報答天地報答祖宗便粗，國字當看作天下字。武周惟掌握天下而制為治，天下之禮人能明禮處，即是明武周治天下道理。故曰如視諸掌。明禋經制，須滾作一團方見聖孝之達于天下，只言制禮之精而意義深便，與達孝無干。

問政章

身以道修。身道立。脩身。又在一誠。故兩個行之者一。埋伏誠字。意后乃指出。誠身。有道德。然誠身之道。原于天。故前云。不可不知。天后云。天之道也。皆究道之原也。然天道却責于人。身乃是天下之達道。必備于身。而行于德之誠。身之道。必得于擇善固執。故近智近仁。近勇之功。不可不倍。功。倍則。明強。而身。無不修。人道。盡。而人。存矣。文武之政。所。以。敏。也。

問政章。講哀公問政於孔子。意在求治於政。而不知求治於身也。夫子動以法祖。而曰。政莫善于文武。彼其創為章。

此章只重其人存一句。人兼君臣。其實重君上。故頭緒雖多。其要在修身。而所以修身則曰仁。所以盡仁曰義。曰禮。體之為五。達道。措之天下。為九經。見之于身為言事行道。其要不過明善誠身。其功不過學問思辨。總是一個人存的道理。自修身以道。以下。是言修身而人存也。九經以下。是言人存而政舉也。凡事以下。又自上面兩個一字。歸到誠字上。見有真心實意。然後人存而政舉也。○當時哀公問政。意在治人。夫子告以治己。獨舉文武言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而又為祖宗之家法故也。口氣言公。只法祖。便是其人。謂文武樣人。指君言。有臣帶說。人存。只是實心行政。便是文武之心。在其政舉。政即文武也。不舉。即息。

印定為經制布在方册未有不可乘者顧今日之人何如耳有如本國雖麟趾之生意惺然于方寸是文武之人存也有君有臣則方册之所載者沿而襲之可神而明之可何患政不舉哉苟其人亡文武之精意已涇則其政息兩朝之紀綱誰振期以舉政難矣所謂人存者存其不泯之人正存其未墜之道耳夫苟君臣合德於道為多詳要綜核於道為掣鉞乎政不勞而自舉也猶地之以剛柔合德為道也敏乎樹而句蒲卑達然夫文武之政皆由無心而注夫政之易舉也者其即易生之蒲蘆乎要在君心為之

此句輕○人道節。摠是甚言人存政舉之易。不可以成速尤速。分看人道。字不空設。明良會合方成個道人。亦並君臣言人。道立而行政自敏。地道立而生樹自敏。皆就一點真實處滾出。敏字照上舉字看。不可作化行說。舉蒲蘆者。上由人說到政。而見其敏。下就政言之。原是敏的含有許多生機。一撥便發。地之生物無不敏者。不可說蒲蘆為尤敏。蓋本朝之制作最為精詳。一遇其人。不俄頃而奏治。予要如此。插入字在內。方妙。○為政在人。節統論脩身之要。須倒重仁身上去。為政屬君。在人屬臣。為字重看。謂之為。則必有開睢麟趾之意。舉文武之政。及為昭揭。方是為此。無論之人。難以承宣。即奉行之吏。僅循守而非

地耳

補新旨其人存指文武也文  
 武豈可以言臣只是有君  
 耳以君為主臣只帶說現  
 下文取人尊賢皆自君身  
 上未言可見所重在君文  
 武發政施仁全由此心之  
 惻怛至誠未即如蒲蘆各  
 有生意一般隱在君心地  
 暗植耳如君心滿腔皆惻  
 怛至誠意思自然發生滾  
 行隨處各得如蒲蘆一着  
 于地中土之執自不可過  
 為政上御適人存政舉其易  
 如此故人君為政在乎得人  
 以輔治明良合而庶事康矣  
 然人主不必皆聖則用不必  
 皆賢也取人者其以身乎未

一代聖俊會當年講求之秘者其心思典則必不符故曰為  
 政在人人而謂之取必肝膽已盡輸之我非我身同心同德而  
 予契于兌激之內則旁招必不真有文武自然有畢散聖作物  
 睹聲應氣求重在身上不可以藻鑑一節言道即下達道暗以  
 人倫說以身去体道使身在道中則身修故曰脩身以道入于  
 此道若非真愛深通則恩勤義絕安能到天理人情之極至處  
 故修道莫若以仁仁即修道中情意懇到恩愛浹洽便是非道  
 外另拿個仁去修道也○仁者節只重仁字仁義摠是一仁由  
 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由仁而行之有節便是禮曰禮曰義  
 不過成就一個仁以仁其身而已仁者人也緊與上句相承

有起文武之君而能得文武之臣者，而道非網維此身者，即脩身者，必以天常入紀之道為管攝，則身之所以脩也，仁非聯屬此道者，即脩道必以惻怛慈愛之仁為貫徹，則道之所以脩也。故婦人、人、婦身、身、婦仁、一、位、三、而、其、人、存矣。合之所為人道乎？夫脩身固以仁矣，而此仁為何者？則人是也。仁、脉、即、人、脉、也。人道始於親親，而敦一本篤宗盟親，則為仁之大。有仁，斯有義。義，即辨別倫理而處置得宜者也。而優頑輔禮，庶常尊賢，則為義之大。至於親、之、中、而、有、隆、殺、辨、尊、賢、之、中、有、詩、級、分、若、此、者、非、以、意、為、增

言脩道之仁，即人而是。蓋天生人，必與以一點生、之心。有此點生、之心，方成其為人。是仁即是人，非仁為人心之說。仁既為人人，從何來？從親來。生机流注，惟親最先，亦惟親最切。故曰：親、為、大。但說愛莫切於愛親，不見得親、是脩道以仁起頭處。義者，酌量于五達道中，而各得當厚當薄之宜也。宜在心上看心安便是宜，便是義尊賢。所以求仁之輔以親、之宜，賴賢以啟沃，講明也。親、之殺，以一本九族對尊賢之苛，以師與友對禮。是天理詩級隆殺，乃天理自然所發露處。非云禮在性中生也。生字有自然，而然不待安排之意。講內要体此意。○故君子節是結上二節之意上泛論脩身之理。此方責實在君子

減也皆天理所在而自然發見耳蓋皆殺愛却禮也等殺之類見處即禮可生也台仁於義合仁義於禮總之皆所以脩身而已合而觀之身者立政之本取人之樞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而端身範然親、即身之所急者思情身不可以不思親明發所當念也尊賢充身之所資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品所當辨也至於天充身之理所自出也思知人以為事親助皆不可以不知天秩序所當精也一知天而脩身之道統是矣夫脩身固以道矣而道非一端天下之達道五其所以行之者不止仁蓋有三焉

身上正是勉哀公着力脩身處當以修身為主下三段皆脩身之先務而不可以不字要發明勿得重犯事親是仁知人是義知天是禮不修身何以取人而立政故不可不修身要說到極大關係處身之所自出者親思脩身而不事親則人道之大者已失何以脩道而脩身故不可不事親身之所由輔者人思事親而不知人則無以講明乎事親之理故不可不知人知人與尊賢不同尊則崇奉之而已知則隆殺大小毫厘不爽乃謂之知親賢等殺又不是自己意見全憑理上生出來若不知天則源頭處尚不透澈將把何者去權衡大小分別輕重而能知人乎故又不可不知天天雖無得等殺據白文只重知人邊不必

蓋道而曰達必有謝其行之  
妙者而五者待三德而曰達  
必不窒其行之繁者而三若  
御五五者維何相臨而為君  
臣也相生而為父子也相別  
而為夫婦也相序而為昆弟  
也相聯而為朋友之信也此  
五者勿謂神不為能經綸合  
愚不肖而人人共由是天下  
之達道也二者維何知以言  
乎此心之明覺也仁以言乎  
此心之純粹也勇以言乎此  
心之激昂也此三者勿謂聖  
人為能抱懿合人全得乃  
天下之達德也要其所以行  
達道者一也守其一而三之  
根且合則道之所以立握其  
一而三之用已究則道之所

添事親○達道應上脩身以道言道有五不止于親也達德  
應上脩道以仁言德有三不止于仁也所以行之者謂達德所  
以行達道也註共由同得共字同字正解達字要隱：昧下文  
蕪揮方妙五倫俱是屬於身者當以身字作主身之相與而為  
父子身之相臨而為君臣身之相配而為夫婦身之相叙而為  
兄弟身之相交而為朋友一則不成其為身友獨言交者友  
必交而後成親義序別信切勿擾入只空：描出有君臣必有  
所以為君臣的意思父子亦然見身外無道而修身必以道  
也講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根着身字說來人有此身定須有  
這五樣若無這五樣豈復成個身豈不達之天下達之萬世故

以行簡而無二乃行而無間者也然達德之所以行達道何以言之蓋道皆一而氣稟不同以知而言有或生而聰明即知此道者有或借跡擇識學而知此道者有或憤發於澗心困而知此道者及義理貫通之後未嘗不一也即生知者不得執知之蚤以相高矣以行而言有或因應自適安而行此道者有或假途欣羨利而行此道者有或展轉於磨練勉強而行此道者及工夫成就之後未嘗不一也即安行者不得操行之捷以取勝矣有志於一者尚何如以為功焉未能入德者稽何淵而可吾未能知而好學

曰達道知是心之明覺仁是心之純粹勇是心之激昂皆根心上說就天付渾成言合下便同得此理故曰達德三者俱要着在行道上說所以行之者一不是說行達德者一還是說達德所以行達道者一字且慢露誠字只要真實切近之意既貫于仁知勇之中○生知節重困勉邊因上言道之行在德此則承言以德行道者完六還會于一七之字一功字俱指達道三知字三行字俱指已然說生知不是說人生下便知只是不費思索合下見得如此更不疑惑這便是生知要講得自然既不

能生知須用學以復不學之體分明是湯武反之的工夫如君不能仁去學仁子不能孝去學孝等意不是稽古右文之說困



究頓詰千古之大覺而知近  
吾未，能仁而力行以求，此  
達道則一日之奮迅可消千  
古之痿痺，而仁近吾未，能勇  
而知耻以求，此達道則寸  
表之惶愧可起千古之懦  
而勇近君欲入德，請自三近  
始矣，誠於斯三者而有真知  
也，又有全知也，一知朗其鑑  
則身無缺陷而有整頓樂向  
求不知，不仁不勇不之為身  
累不知，所以備身乎，知所以  
備身則知所以治人而綜合  
於直德之中，皆此知已隱  
通之矣，知所以治人則知所  
以治天下國家而共治於通  
德之內，皆此知中又息貫

則鬱而不通之謂，人之精神不塞則不通，不欽則不達，故學而  
未能知，須用困的工夫，如困心衡慮，由爭執窮感，一件磨鍊  
出來，方纔曉處，君臣當義，父子當親，故曰困而知之，安行不是  
行得安穩，循性自然，不煩造作，不費磨煉，這便是安行，有一毫  
安排布置，便不安矣，利行者，他看這世上，只有這條路，諛走美  
得這件工夫，有益故專心篤好之，是之謂利行，勉行者，他力量  
有不及，不敢自諉，工夫有間斷，不敢不勉，夫是之謂勉強，生知  
便安行，學則必利困，則必勉，到得成就時，生知安行的也，到這  
裡，學利困勉的也，到這裡，初無淺深高下，故曰知之成功一也，  
不可言學利困勉者，典生知安行一般，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

之矣所謂人存政舉者於此

可與見哉  
補新音知人人字當是仁者  
人也之人知天天字又造  
人字上推出原頭生人之  
天言修道以仁而仁者人  
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  
人知人則知所以為仁而  
親之矣是人之理又原于  
天知到天之所以生人的  
道理方是曉得仁者人也  
的原頭而可以盡仁以体  
道下文王之道天之道也  
以此天人字說出的此章  
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  
為本此章則首至此皆以  
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  
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

八體段來雖困不能通勉不能利矣安能一耶○好學節  
是入德事即困勉者下手用功處非困勉之外又另有一等人  
也重好字力字知字三件俱以達道貫好學是于五達道上事  
事理會而于道即漸能知便是近智非謂先另有一段博學工  
夫去求智然後以其智而知道也時講以聞見象數為博學甚  
差力行非求行乎仁即行此五達道但為私意所隔情意不能  
繼到惟力以行之自然直意流貫于倫常之間便是近仁人心  
不激不諱心中真知得羞恥自不得不振作故可以起懦而近  
勇近勇即是有得于勇弟對生安學利之渾成而言則曰近○  
知斯三節知字不是空知即是從事于好學力行知恥了故能

遂推修身之二夫致松格  
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

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  
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  
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

九經四節講夫天下國家大  
矣若欲為之蓋又不言二不

言五而言九經焉因其常而  
守之理其緒而分之即方策

所陳者所是矣其經之首曰  
修身夫身也者己與德載之

以行而家受刑國象指天下  
嚮風焉者也而身之所資在

賢於是而尊賢之經而朝隆  
講握身之所出有樞于是有

親之之經而代舊宗盟大臣  
近而易襲改容加禮始稱泰

交經曰敬大臣群臣卑而易

以達德全達道而修其身知斯三處身便修不是知斯三了然

後身脩也所以二字內有立德凝道意我能修身便能以身取

人立政使人之修道迪德故曰知所以治人治人即在脩

身上插出不必入知明處當講既知所以治人則家此人國此

人天下此人又豈不知所以治之乎知所以治人所以治天下

國家兩所以字有取人立政意正謂身可以取人而人可以立

政此意要認亦要根達德達道來因達德達道為天下國家所

同得雖典章文物不過取足于此而已○凡為節是因上言治

天下國家而列其所以治之目九經正是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者其道有常不變故曰經身為萬化之原故首脩之脩即脩

策者其道有常不變故曰經身為萬化之原故首脩之脩即脩

問維持優恤始稱手足故臣曰休群臣豈君自能守境圍庶民為邦之本則有經以子之豈君自能阜財求百工為國之資則有經以來之限蓋之外可重以拂戾故於遠人又柔之有經藩屏之屬可失其愛護故於諸侯又懷之有經此九者勤而乘之為千古之大常更而張之即一時之變局公其留意焉行之而效不可睹乎吾能脩身則中涵精白而萬化之原端外示表儀而四方之極建道於是乎矣賢者道之所造清明也賢果尊則疑丞輔弼啓心以沃心夫何或親者道之所先傳叙也親果親則諸父昆弟

身以道之脩去其累也賢是論思啟沃之臣尊是師友之非臣之也親善九族在內親是石敢疎之意先尊賢而後親者必須尊賢以講明親之理此意要識大臣論道徑邦尊而易熟故言敬群臣効忠宣力卑而易疎故言體者視群臣猶吾四體也子者如父母之愛其子也宜體此意敷衍來是以道招集之柔是寬恤之不施以剛狠懷是懷保之使諸侯在吾度內通節重修身一句下尊賢等語是聯天下以成其身講語切不可犯九經之事只空就字義上刺畫為妙○道立即是九經之效先言效者乃歆動哀公耳九句俱上輕下重則字要挑剔道即達道立謂道在吾身者各極其至而可為天下國

相好與相仇夫何怨道行于  
朝廷欲大臣則信任專而萬  
凡不軀體群臣則感激味而  
士之報禮重道行於邦國而  
子庶民則百姓功乃尊君親  
上且悅以忘勞來百工則財  
用裕通工易事將來無不  
給道行於天下而柔遠人則  
聞風者至而四方朔之遠人  
即吾人也懷諸侯則慕德者  
服而天下之諸侯畏之外臣  
即內臣也九經之效如此然  
浮慕其治孰若實備其事而  
其事何如齊明以一其內盛  
服以嚴其外勤必以禮為閑  
而非禮不動所以備身在是  
矣遠則去之色則遠之貨則  
賤之而所貴者賢人之德是

家之準孰在修身至說以此脩亦以此立即工夫便是效驗更  
無兩層尊賢而不免于惑則所尊者不過優崇之文曰不惑就  
他尊之、心董陶嚴憚念頭自然不夾雜理上自然洞徹無疑  
以平素言最難愜者人心息寡則却恩溢則玩親、便是不怨  
處不怨是不離心離德俱切維城之思也不眩如庖丁解牛自  
無疑碍、從君之敬而心孚神解上得來以臨事言人臣報主以  
身報者輕以禮報者重惟禮不僭不濫、所謂事君盡禮也指臂  
相使有一體相維之義正狀其體處勸乃心悅誠服不識不知  
蓋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也作百姓自勸者誤財用財  
之用也凡百工做出器具謂之財皆有資于國用者百工來則

清心寡欲所以功資而殫其益也尊其位使之貴重其祿使之富同其好惡使之各遂是加惠歎親所以功親於我而篤其情也官屬盛而陳駁置補是任使令俾細事不分其慮所以功大臣之安心於調燮也推忠厚以待下而又与之重福而祿是以養進總委曲以收其心所以功士之殫心於展采也時使而不盡人之力薄歛而不盡人之財父母孔通以子之所以功百姓激于恩而勞于事也日者月試以程其勤惰既稟稱事以償其勞佚率作酬賞以來之所以功百工無作偽巧無冒功災者也送往而授之

百技集而百物成故財用足、字有兼國用民用言者亦可遠人有相隔之勢其道用柔必由抑乎已外道乎人而後可言柔即柔便歸不待鱗集輻輳也歸字只道柔字上發諸侯處易陵之地其道用撫必予其所得解其所失而後可言懷天下畏惟其繫心絆念自有蕭然不可外之意不待威行知畏也即懷便畏、只道懷字上見○齊明節是九經之事比上二節源重看段、重上半截齊明句雖有內外摠是靜也齊心體凝靜、心體明朗通此心于盛服臨朝即此無体之礼、所時出非以既動始有禮也動自念慮之動以至出入起居藝號施令皆是尊內外言摠之是飭躬端軌以為天下國家之表故曰所以修身

即此來而豐之積加善而隨材授官祗不能而充令失所  
窮至如朋所以柔遠人也繼絕而治其支舉廢國而復其統治亂而振頽之使上下相愛持危而扶安之使大小相恤朝聘以時元奉命之苦厚性而薄求无一之之虞國有与立所以杯滿侯而竭藩輸之忠者也此九經之少率也

補新旨 兩所以行之者一不  
必添箇誠字即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也達德有三而其心一也九經有九而其心一也惟心一故知之一成功一自身以及天下國家无二理由圣人以及

各所以字宜玩着在我去修身在我去勸賢說若云如此則身脩則賢勸便于所以二字無着落矣讒色貨皆足以眩人主而亂其尊賢之心曰去曰遠曰賤皆心上自為主持不使移動而賢人之啟沃者乃得以進其說行其志故曰所以勸賢親之殺情無窮而制有限故列此三等親之欲其貴也貴所不及者亦不關其祿之所不及者亦不拂其好惡則我既親彼必親我矣此之謂勸親大臣以用人為職必勞雖彥俊廣嗣登庸聽所任使而無掣肘百官任事大臣任人所以送容密勿而以道佐人主故曰勸大臣忠信重祿串看君之所少者非祿也必須忠信而重祿非徒禮遇之女也則我以肝膽示士寧不以腹

貧人無兩心修身而齋明之心即一也蓋謂九經之行皆所以之為天下國家者而所以行于天下國家只是二本于齋明以修身之心而行之是所以行之者也如此說未方与上文達德行之者一也相貫上牽慮行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此處九經之行首于修身則修身不外以達德行達德亦所以行之者也故下文遂承此說誠身事也

心期我以推食許士寧不以素飡戒故曰所以勸士時使不必說妨農只是遵公旬之例而不盡其力薄歛是守什一之制而無額外之征則民得遂其欲逸欲富之情父母孔通誰不懷之是所以勸百姓也稍食是出物有漸意每日督察之又月加考校之不是專要防其惰公恐其作淫巧以為無益耳工程多者多食之工程少者少食之肉食曰飢糧食曰廩稱事者食之多寡稱事之煩簡也如是有利其食者樂于業而圖其稱者益勵于勤矣故曰勸百工即路節旌即也少曰委多曰積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往者有閔津之阻故授即以送之來者常患於無資故委積以迎之嘉善者因善而授之任矜不能是不強

事豫至末即誦合而規之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然九非虛文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貫九而九者死不行矣不徒



何備身本於齋明一念而遠  
近臣民咸為聯屬哉夫道德  
九經而皆有所以行之者一  
一者何蓋言預也凡天下之  
事若能預定則得其所以主  
宰自得其所運用未有不卓  
然立者不預則旋而察他大  
抵然矣如宣之口者言也言  
前定則有物茲通見遠何路  
之有者於為者事也事前定  
則有恒推非動化何困之有  
出於身者行也行前定則有  
樞內省獨慎何疚之有言行  
事皆道也道前定則愈酌而  
愈有資深逢源豈窮也哉信  
乎凡事之以豫立也無論君  
道責豫以在下位言道在獲  
上不獲乎上廟廊之知遇則

以不欲苦以不堪乃器使不求備之意送往垂朝聘及商賈行  
旅嘉祿專指遊士言有國無人為絕世取芳枝以續之有人無  
國為廢國舉土地以封之亂以紀綱言治亂使上下相安就本  
國臣民說危以社稷言持危使大小相恤指鄰國說三年一聘  
五年一朝不勞其力我之燕賜彼者厚彼之納貢我者薄不匱  
其財合之皆懷諸侯之事○凡為即是九經之實一字勿露誠  
字為妙誠不在九經外只件皆實心實意做便是○凡事不  
必指定道德九經總是自吾身而達之天下國家者豫不是誠  
其所豫者則誠也看來本文無誠字只宜渾融講事上逆料  
為適莫理上先圖為豫若當機率辦便愴皇急迫豫則精神寢

經綸无色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在信友不信  
乎朋友朋侪鮮稱揚則譽俞  
不逮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  
有道；在順親不順乎親則  
內外多有同言不信乎朋友  
矣順乎親有道；在誠身反  
諸身不誠則守身之理已缺  
不順乎親矣而誠身又有道  
焉吾身本然之善具在吾心  
即誠也不明乎善則真偽混  
淆欲誠其身為有真无妄之  
身得乎是明善誠身之道豫  
道也所謂一者此也然人之  
所以當誠者何也以其出于  
天而切于人耳誠者理与气  
渾合而未離未琢独全其樸  
此則纯然帝降之真天之与

固宰制鎮靜天下之紛紜自搖不動故曰立不是說事自我立  
也若一不豫縱能襲取不勝周章故曰廢豫便是立不豫便是  
廢言行事道俱就人君說冷顛躓也言有乖錯如人有蹉跌事  
是事業措之天下者困是困屈不能通行是行誼行之一身者  
疾是內省有愧道即達道之道窮字改作盡字與困不同作文  
想像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意思說為妙前定即豫也是先泛裏  
面做工夫存得一個真心則言事行道的理已豫先堅定而不  
動搖故環中以應而無不善此四項正証凡事豫則立前定浪  
有戒慎工夫○在下位即是以臣道証君道言獲上四者不可  
以豫言只遍講到誠身上獲上者獲其上之信任也上之信任

我固如是天之道也誠之者  
形與神並發既雕既琢求返  
其朴此則緣工夫復本體人  
之賤任當如此人之道也誠  
者之人不勉而自中不思而  
自得後容中道之聖人者也  
蓋以德性為作用一毫不假  
人力然而未可裁也誠之者  
之人未能不思不勉則擇乎  
善之所在而由此悝悟由此  
葆任有終其身固執之以求  
誠者也人之所以合天也樂  
於擇執之自言之取此善於  
万殊而稽古考今不厭詳博  
學之求此善於印證而質師  
詢友不厭實審問之思不待  
思而慎思之深求其善於心  
也力不待力而明力之精研

不專則以予奪未定之身而設施於民上民或玩而不遵故不  
可得而治獲上在信友不信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故上不見  
知一說信即真心感孚處以此孚友即以此孚君非徒資其薦  
引而已此說更妙信友在順親不順則大節有虧百行皆無足  
錄宜物論之有不孚也順字即孟子不順乎親之順論之與道  
為一也不誠非是有事親之名無愛親之實之說吾身即親身  
身中有妾媵必不能與親孚一體之誼固如此明誠乙字不宜  
作二樣看善者誠之本體誠之純粹以精處便是善明乃明淨  
之明揀去人欲莖之淨無一毫夾雜是為明善明得吾所自  
有之善此身便不為血肉之軀明即能誠非明善之外又誠身

其善於慮也。行不徒行，而停篤以行之，以學問思，办所擇之善者，而体踐之，無已也。然欲循此五者，以為功，豈可苟哉。唯是有弗學，學必求其義，理貫通，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必求其疑，惑及解，弗知弗措也。有弗思，則求其融會，有弗得，弗措也。有弗办，則求其剖折精當，弗明，弗措也。有弗行，則踐履篤實，弗篤弗措也。推此志也，人有以一能者，已未能，則倍之以百人，有以十而能者，已未能，則倍之以千，此謂以勤而補拙，以人而勝天，擇執有餘功，即是道也。是誠之道也。人患此道未能耳，果能此，已十已下。

也要講得渾合。○誠者節，是為誠之而發。見當盡人以合天。不是言誠有天人之別。兩個誠者，及兩個誠之者，俱一例看。須渾合串講，重入道，與擇執邊。誠者指人心之實理，言道雖付之人，然其理渾然，不曾瑣琢，却原是天命之本然。故曰天道誠之者，以盡此理之人，言道雖失之已，却憤然不肯干休，務以人力復天心。故曰人之道，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言誠者，乃是不勉不思，沒容中道的聖人，不可將聖人也。另說不思不勉，只心體依舊完全，不費一毫氣力，得是得此善中，是中此善緣，他本來絕無障蔽于天然靈竅處，自然合看，不差分毫，以其悠然會心，故曰得，以其自然恰好，故曰中。沒容中道四字，最有味。沒容不是

之道矣。是直從一真起。良能  
而非有別貨。又從百奮充實。  
力而非有中廢。吾見善無遺。  
擇則蔽去之日。即通之日。雖  
愚必明。何分學困。擇無遺執。  
則情振之時。即強立之時。雖  
柔必強。何分利勉。而知之一  
成功之一。不足言矣。此之謂  
修身。此之謂人存。而政舉矣。  
補新旨。性無可擇。如何有擇。  
善無可執。如何有執。擇善  
而固執。識得本來真種子。  
更無餘事。只須時、保守。  
此正所謂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也。玩一而字。須知功  
力在揀上。擇善。是所以明  
善。固執。是所以誠身。非致  
知力行兩功。亦非先擇而

雍容自得。只在道字上看出。天道原是沒容。太極流行。萬古不  
息。而其間節度自然。悠緩舒徐。聖人性與天合。純亦不已。不煩  
竭蹶。故曰沒容。中道中道。即中天道末句。擇根思來。固執根勉  
來。須一串看。總完得誠之工夫。善即繼之者。善之善。而謂之  
曰擇。正從人欲錯雜中。揀出天理來。而固執云者。只是此善存  
存永久不失。不是擇得善了。又須保守。此句是以人合天。以賢  
希聖事。正前節所謂明善誠身。而又為下三節綱領。宜重看自  
此。詳言善如何擇。執如何固。句。皆喫緊工夫。○博學。即是揭  
擇執之目。勿指學利五之字。都指善字。學不止博。覽群書。凡自  
家本然之善。須一一理會。故曰博問。即問其所學。謂之審問者。

後守也。擇即於行處擇之。固執特其行之不急也。如下學問思力皆行處所用之工夫。夫豈學問思力之後而後為行乎。誠身工夫多在明善上。故所語擇者。有學問思力之詳。若誠身只是固執此善耳。夫謂善之常明于身耳。故只為行二字。及之也。其明是智。其強是勇。其明真強之內。即是仁。仁智勇皆真。即是行之者一。如此則是達德以行。達道達道以修身。修身以治天下國家。而九經一以貫之矣。此謂入道。敏政也。此謂入存。而政舉也。通章只是其人存一句。是綱

審之自心。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之師友。則聞不為。讀問而不思。終非已有。故用思慎是精思。入微不是不。失之濫。失之泛。思之既得。更須辨驗一番。把本來善體。不至毫釐之差。辨而曰明者。是不生一毫意見。如太陽當空。纖毫畢照也。不是辨得明白。學問思辨。就無有行意。在內。篤者篤實敦厚之意。是即其學問思辨者。而服膺勿失。不徒為口耳之粗想像之末矣。此句重篤。不重行。須曉得五者是合一工夫。知處有行。處有知。不可截然分為兩事。○有弗節。是極言擇執之功。不可一時間斷。勿指困勉。又不可分上五段。是志下四句。是功。弗措。便有用功之倍意。用功之倍。全在弗措上。看出有弗學。不是不學。則已。蓋

領人重君身上說故章內  
修身之事獨詳而所以修  
身曰仁所以盡仁曰義曰  
禮體之為五達道三達德  
措之天下為九經見之於  
身為言事行道其要不過  
曰明善以誠身其功不過  
曰學問思辨篤行總是一  
箇其存的道理凡事豫  
以下蓋因上兩一字提歸  
于誠見有真工夫以完真  
本體然後身修而政可舉  
補自誠章全旨此章正發明  
天人一貫之旨言天之性  
未始不合于人之教未  
始不可以合天非徒是釋  
性教二字亦非是分則聖  
賢之等第也

方未學猶未見其不能學然後知不足則益見己之不能故弗  
措有得方有着落安頓弗得則學雖博終無所措矣餘做此末  
四句正推弗措之心非未能而百其功亦非既能而猶百其功  
只是奮發之意入字泛說之字指善○果能節是誠之效果  
字要玩虛有此志喚不得能僅求其能喚不得果不能者果敢  
以能之也此道即上已千已百之功善之本體原自明強不求  
明即是愚不求強即是柔弗能弗措者正是磨垢見明振懦見  
強方法蓋積思勉之功而舊習自除故明曰必明強曰必強見  
天不可必而人可必也

自明章

自誠章論此子思因上章誠明之說而發明天人一貫之旨也。謂夫誠一也。自夫得全於天者為誠而明不參一毫智力而真固已完矣。精固已明矣。此乃思勉不著。聖人所性而有者也。則謂之性自其有事於性者求明得誠。嘗加一番燭照而精固已朗矣。真亦已完矣。此乃矩矱是薄。賢人由教而入者也。則謂之教性。教雖有天人之分。而本體豈有二乎哉。但見誠則明矣。一真自如之天。即方統俱徹之天。明則誠矣。一念靈覺之境。即太虛空物之境。誠者之明也。明固誠中之明也。明者之誠也。誠又明中之誠也。性

此章誠明二字。前已說過。此但要剖分出性教來。示人由教而幾于性也。下二句則言誠明合一見得見由教入者。志竟与性之。聖同歸。即上章所謂成功而一之意。不作申說。兩自字。即自夫自其之自。非自彼至此也。誠明者。本體虛靈。原無障礙。如明鏡自照。以其所性而有故。曰性明。誠者。撤去障蔽。方露本體。如昏鏡。復明以其由教而入。故曰教然。均之此誠。均之此明。豈是誠外復有明明外別有誠。一真不動。萬象昭然。只誠便明了。了悟性中頭。是實只明亦便自誠了。二則字俱作即字之義。不分後先。不分緩急。三句須合串說。語意倒在明誠邊。方見以人合天。須知首章之謂性。眾人所同。此曰謂之性。以聖人能事



教不同同歸于誠而已。盡性章。子思子曰：性也者，  
我與人物共稟于天地之化育而成，其為我者，也能盡之者，誰乎？惟天下至誠，其源湛一，不着一念，而念皆真，不涉一境，而境皆徹，為能盡其性，而完滿夫天命本然之量焉。于斯時而默想其盡性中之通徹，則微其盡性中之調燮，能盡其性者，則以性現人人無非，我則能盡人之性，而疴瘠之相，與能盡人之性者，則以性現物，無非我，則能盡物之性，而吹息之共，適夫天地之化為育根，育為化門者，亦待于誠。今惟盡人物之性，則生成在手，旋轉在心。

言之首章之謂教，是聖人之教。此曰謂之教，以學者由教言之。盡性章。

此章大旨，在盡其性三字。下面盡人物之性，正是說他盡其性的事。贊化育而參天地，則贊其盡性之大也。○性分量最大，其理元來真實，不着一毫私欲偽妄，誠而曰至，便完全實理，無分毫障蔽欠缺，便是能盡其性為能二字。要看得活，非是至誠了，然後能去盡性至誠，即盡性自是一貫事也。此盡字，說自然地位發揮性一盡，而天地萬物管是矣。盡人性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盡物性如草木鳥獸，不忍傷之類。皆是講盡人物之性，須即在盡性中闡發。蓋性通于人物，而吾性

若与天地左提右挈以其成此化育也。不可以替天地之化育。既不可以替天地之化育。則天位於上。而覆民物。地位於下。而載民物。聖人位於中。而裁成輔相民物。以其成其三人。不可以与天地參乎。信乎有天地不可無至誠。天性之功用大。也是可以現天

道矣。補新直。至誠能盡其性。則自

已胸中有無限民物。有箇大包溼的天地。其民物也。是擴吾方寸之化育。以布之天地之間。其參天地也。即收兩間之清寧。以歸吾性分之內。其能及其性一向。已盡得天下之至誠。

舍却人物。別無可盡處。故洞察人物之性。而處置得宜。即是吾性無虧欠處。盡則俱盡。我与人。物更無兩層。夫天地能付人物以性。而不能使各盡其性。今至誠既盡人性。盡物性。則有以極裁成輔相之功。而替天地化育之所不及矣。天地以一定之位言。參之云者。有天地不可無聖人也。此要合天地人說。若拆開是配了替者。助也。化者自有而無。天地所以成人物之終育者。自無而有。天地所以成人物之始。參。兼。參。替。並立之意。替化育。吞天地。總是滿其性之分量。非有加于盡性二字也。前後俱要看到至誠与天地同歸意。

致曲章

致曲章講于思云至誠盡性  
之功用因及人物而妙參贊  
矣其次永及於至誠者理雖  
蔽於物而天機有時而發見  
所謂曲也必因其曲而推致  
之尋其端緒究其究竟使獨  
知之微慎之為致中和之量  
造端之細引之即察上下之  
能曲者其誠有誠乎誠則有  
韞蓄即有萌芽而形矣形則  
不能不宣露而著而英華因  
以顯設著則不能不發越而  
明而光輝因以沛騰明則自  
能動物有感而必應動則自  
能覆垂而與世維新至於交  
之盡而化人我於兩忘夫人  
見其化步色不返其誠賞怒  
不耀其神而還視向所為若

此章工夫只在致曲上曲能有誠以下皆無工夫皆是致曲之  
妙用次字照上至字蓋誠之渾全者為至而誠之未遠至者為  
次也曲是一念之萌吾性之不容泯處即誠之端倪也致曲是  
自端倪而窮其分量以工夫覓本体也此而不致則萬念皆妄  
此而能致則萬念皆真故云曲能有誠有誠者誠為我有非假  
借也誠則形數句俱根誠字一直說乃是由誠說起而通及夫  
化故末句領化字歸之至誠形乃誠之微靈其端誠立故形如  
根心生色者是已著乃誠之顯然宣著誠充故著如生色者日  
章發外者日盛是已明者光輝發外之盛誠通故明如暢于四  
肢蕪于事業是已此三字不專自威儀言凡所舉動設施運用

為明者及歸之不著之文為動為變者及屬之不動之變則以為惟天下至誠乃能成化耳抑思其次者亦能此也哉而以致曲得之何其次之不至誠乎

補新旨致曲何以能誠蓋端化即究竟也至誠何以能化蓋真精即化机也由曲到誠有偏全由誠到化有生熟自偏而全自生而熟此之謂人道合天道也未勻正見天人之不異

至誠黃鐘子思子曰凡人以氣數推測而知者無論有驗有不驗即靡所不驗而一落情識徇后也乃若至誠之道以心合神能過虛以照實抑

處皆是也誠至於明其光輝燦物自足以感動人之精神誠至於動其真机入人自足以交易人之志向誠既至於變其德意涵濡自足以化天下而囿于不知俱自致曲者之動人變人化人言惟天下句直是稱贊致曲者後云到得化時其亦天下之至誠矣乎苟非誠之至豈能化哉即在致曲上說至誠不是借上章至誠表此擬時分形著明屬已動變化屬人此看書之法如此作文只宜照本文講去不必截然分對更好

前知章

此章以前知二字為主下正詳其前知而贊之也看句道字對析數看前知須就至誠不偽不著而本体虛明講蓋自然見得

咸以驗應可以前知未然而灼然不娶焉何以言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以兆之與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以兆之亡或見乎善氣之有吉凶或動乎四體之有得失此皆禎福將至之徵也至誠者胸中不預設善不善之形而守內不參設知不知之境世有善者發與休加之氣相迎至誠則必先知之曰此福徵也世有不善者發與氣侵之屬相盪至誠則必先知之曰此禍徵也其前知如此真不忤於凡而能為幾者也夫能為幾者鬼神也自有鬼神以其不見不聞者造万物之吉凶自有至誠以其不思不勉者知鬼

未來之幾非如後世之數學也國家將興六句輕述過穩要點註理之先見意終見至誠前知只是見得理明禍福句似起下實承上來妖孽也尸龜之凶四體之失皆禍之將至者禎祥也尸龜之吉四體之得皆福之將至者禍福將至其理本自昭然但人或參一障礙或乘一意氣便混淆了惟至誠心純乎理只據理而無事億逆合理為善以理為不善而禍福之應一一不爽故二必先知根理來講自中的先知內便有保持禎却實事此是至誠自具一神明以主宰造化而與神為一矣神字即在人心本來之靈机上看不是鬼神顯其机至誠察其机之說

誠者章

神之情狀稱曰如神非虛矣  
是可以現天道矣

補新直至誠心体光明洞澈  
與乾坤消息感衰之机相

為流通善机所融即與本  
心合而洞見福之原不善

机所融即與本心侔而洞見  
禍之始非至誠以心度其

善不善也蓋必之于此心  
有善無不善之宰也

誠者章請人莫不知有誠矣  
抑知真実无妄之理稟自維

皇者乃人之所自為完成而  
毫並虧欠者也而誠之道

率其稟賦之真即人所當自  
行之道而不得旁淩者也通

豈外於誠哉何以明其然也  
誠不離物而自一物以至万

此章總重一誠字誠中純然不雜即是仁炯然不昧即是知率

之以行即是道總是實心實理故首節言誠切于人次節著實

責人之体誠未則論能誠之妙也五個誠字俱指實理之具于

人心者言物字都一樣指在人身說○首節須先把誠字道

字看明誠是天之以實理賦於我而我得之為實心者人之刑

性不論于虛假者全賴此誠故曰自成作文要挑自字成字是

本身無虧欠意此只說得一個理未着工夫至于道者亦有外

于誠只是完全這個誠便是理之當然者故曰道自道要看而

字須根上來講誠既為自成則以我之誠而我全之豈不是自

已切要當為的事二句當事看不可板對○次節誠者二句不

物無非誠為之樞是誠者禪  
發不窮而為物循環之終始  
方且起貞下之元方且轉剛  
中之讓若不誠則真宰先已  
虧損所以終始者誰耶  
則無物矣物其可以離誠哉  
是故君子見自成之理於物  
物之中必以誠相終始而誠  
之為貴自道之功不能已甲  
天惟誠之為貴則誠充而已  
可成其誠者豈特自成已而  
已哉所以成物者在是於人  
成已也惕為万身者收為一  
身竊然生意之深通誠之體  
也非仁乎千其成物也舍之  
豈先者激之象后洞然神識  
之畢照誠之精也非智乎然

是一正一反上句說源頭說下句說人不能全此誠說物字當  
指吾人應接事物說不曰物之始終而曰物之終始言這物之  
所以自終而翹之始皆誠之所宰以見誠未嘗息也故有此誠  
統好叫做物人心失了此一點實心色皆虛幻却不如無物  
一般大旨總是闡明此自成之理可有而必不可無非是甲上  
即意誠之為貴只說上始終萬物說來見得誠與物貫再離不  
得須盡自道工夫纔好誠之字即前章誠之者之字亦不可  
忽畧○誠者二字乃由上誠之之功而進于能誠地位者然這  
個誠者非止成已所以成物的也是這個誠大凡是個實心的  
人自然處得人妥帖故成物就在成已上看出不主感化言

是仁智雖非因成已成物而始有乃天命所與我具在性中皆吾性固有之德也德出於性、何崇岐外內性中无私即既有覺而習覺之良原合無私之內合外干內而為率性通也故以此道時而措之無物非我無我非物經綸措置而皆得其宜誠故也誠之妙如此哉

補新章通章只是一箇自成與不自成之功正以完其自成之理又惟原所以貴自成者只為這誠乃物之終始一不誠便無物所以貴于誠之能誠之以成已即成物的道理即在誠以成已內措之而無不宜蓋

這個成已能成物就是時措之妙了。下面發明一個故字出來。以贊能成之妙。成已二句。須打成一片。看大凡已不是軀殼之已。皆是天理流貫仁是已之生機。生理故吾之真已不毀不滅。完：全：成一個已。正是純然不雜之所在。豈不是仁即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已明淨處。照見一體血脉無壅無滯。把人情世故透徹。皆是一點真意。惻怛流貫其中。這個成物不是知乎物即在已中照出。智即在仁中流出。不作兩層。故看得仁知字透。而合外內之道自見。此仁即修道之仁。肫：其仁之仁字性之德。見得自天付性以來。即具有是仁智的道理。不是後來作用的。此意要醒。不必扯入誠字。合外內之道。非如常說外



物即已也。已乃以誠者自成也。即至于成物田地。穩之只是了自己分量。故曰誠者自誠而道自道。說成已足仁的道理。成物是知的道理。這道理特因成已成物而然之耳。非因成已成物之後而始有蓋性所渾具的道分不得。內外人見其措于物也。故謂其用在內。不知這原性上措出未見有知其然。渾然一仁耳。一已耳。故得于已即可措于物而河不宜。

補無息章全旨。規章首不息。

未不已首誠未先此眼。照映最明中間不誠不則不見不動不顯等語皆根誠。

合于內。內合于外。二意平層。蓋謂之曰性。性豈分得內外。仁固涵在性中。智即合在仁上。皆有肉而無外也。亦即內而即外也。故曰合外內全重內上說。方是須知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者。蓋此在作用論。本體也。既曰德又曰道者。以成物在作用上說也。傳蓄于中曰德。率由于外曰道。故字只說白文字。面接下時字。即君子而時中之意。宜字作鈔字看。以此成已。即以此成物。是何等的妙。要重成物邊為。是近日推開泛說者未妥。

無息章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在無為而成。截上論至誠功用出於自然。下以天地功用形之。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

之不息未一不誠便息矣  
一誠之有息便貳矣便  
見矣動矣不測矣

至誠章溝故至誠者所為合  
內外而妙則措也真体原自  
渾融虛假毫元添入何從而  
索其代換之端盖无息矣惟  
不息則成性存：真元自為  
濶濶不其久乎不息即是久  
非不息之外又無外也既久  
則蓄極必蕪不其微於外乎  
微非但淺：而已也微則悠  
遠舒徐而不迫永遠而不戾  
矣悠久則又微而博厚廣大  
而至生成被淵深而肌髓俱  
洽也博厚則又微而高明巍  
峨而百王濬列精微而万禩  
爭光也其微如此其及物者

也至誠是主○故字須承上文來惟尽性之德時措咸宜則誠  
至矣誠之未至者有一些虛假真心便間斷了至誠絕無虛假  
則天理之運于心者何嘗間斷而息無息只在至誠上看出不  
是兩層須就心体上模寫時文多主至誠之理上說無息者差  
○有息則暫合暫離便不見久惟不息便常：如是一瞬一息  
此誠元會運世此誠何等長久不息就是久非不息之外又  
有所謂久也久則醞釀蓄極自然有勃發之效驗故云微：字  
只粘久字上說與誠則形一般但在事業上看不就形于四肢  
說○悠遠等俱根微字空：在帝王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  
物上恐碍下文載物漢物成物意悠遠自規模建立言博厚自

何如性博厚則有凝承之度  
所以載物而莫麗群生者此  
也惟高明則有辨蒙之量所  
以覆物而不冒庶類者此也  
惟悠久則該覆載之全所以  
成物而萬品各得者此也至  
誠之功用或矣哉將於何處  
之載物莫如地今日博厚載  
物則至誠之博厚配乎地矣  
要物莫如天今日高明覆物  
則至誠之高明配乎天矣成  
物莫如天地今日悠久成物  
則至誠之悠久直天地之無  
疆矣夫至誠之功業配乎天  
地如此者其所被及于物也  
章矣變矣成矣然而誠則無  
事吾見其不假一毫聲色表  
暴而昭明之治處炳烜中蓋

德澤入人言高明自功業成就言皆脫不得一誠字悠久者舒徐  
而不急迫遠者常永而不淺近博者東漸西被無不周到厚者  
淪肌浹髓無不流渡高明者氣象掀揭于天壤間非尋常暗昧  
卑瑣者可比此三句極贊至誠功用之盛都是滿腔發出來妙  
境實理醞積的真機無次第相承註中積字羨字俱費力不必  
泥○載物節就至誠功業及人上說重在載物等上勿露天地  
字大意云即是博厚天下皆囿于深仁厚澤之中是所以載物  
也即是高明天下咸仰乎怙冒文明之化是所以覆物也博厚  
高明又皆悠久焉則合群生而覆載之有終而天下舉在乎曲  
成之內是所以成物也三所以字亦重言不待更有作為即此

不見而章也。不費一毫氣力，鼓舞而維新之業，翔洽宇內，蓋不動而變也。不用一毫矯揉作為，而各正之化，永賴靈區。蓋無為而成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心而成治。一而已。然不現天地，胡以見至誠哉。天地本源之道，可以一言而包括始盡也。何也。天地萬物之祖，以道視之，天地亦物也。其為物也不貳乎一。真默運畧無纖委，惟不貳則其生物也，資始資生，即問之天地，有不測其所以然而然者，是不貳之一言足，以盡天地矣。天地之道，惟其不二，是以俯視乎地，恢之無際也。且窮之無底也。其道之沉實，有如

便所以覆之載之成之者也。覆載成，只宜在博厚高明悠久上，描出，不是有個博厚然後能載物。○配地節緊接上來，語載物者莫如地。今至誠之博厚，不能載物，則其博厚者配地矣。語覆物者云云，則有以配天地之無疆矣。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連天地久待我而位也。悠久不言配者，悠久即無疆非二物也。天地說無疆，正發明無息之理，疆界限也。無疆謂非時刻限之也。配地等只承載覆成上，請不可說博厚以載物者地之，所以為地等語。恐于下節博也厚也，有碍。○如此者，節見至誠功配天地，一出于自然，重不見不動，無為六字，章變成，只指功業勿着民說。其德澤昭言，順布顯揚，莫遏則章也。其德澤鼓動一世變化

此者仰觀之天道峻之麻盡也且韜之英晦也其道之清虛有如此者合觀天地悠而不迫也且久而莫竟也其道之綿固有如此者

今夫至京節誦然不盡於所生無際又不足以窺天地之

大全今夫天情一處而言斯昭之多亦天也及其全体

無窮也三光如日月星辰繫於天焉萬物覆於天焉意其

不貳者繫之覆之耶今夫地指一處而言一撮土之多亦

地也及其全体廣厚則無缺地載之而不重河海地振之

而不洩萬物固不載焉意其不貳者載之振之耶天地語

生物之多者莫如山水今夫

萬物則變也章到炳輝極至處變到機神渾洽處則成也不見

是不假表暴意不動是不假振作意無為是不假運用意不見

不動無為須看得有斟酌至誠有法制之迹而無創置之勞則

見而若無見動而若無動為而若無為也成字與上成字不同

上成字同覆載言謂成就乎物也此成字同章變言謂道化之

成也此只就上面而贊其如此不是推深一步亦不必分屬配

地等句自至誠無息至此俱以一誠字貫○不貳以下說天地

之大正以見聖人之配天地者為大也天地之道字暗指不

貳言一言不是一句話乃一之言也此句虛不貳正是一言此

生物根原最重不貳者天地間只是這一個理流行並無別物

山自一處言之。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則草木生于斯。禽獸居于斯。以至寶藏而亦興于斯。山之生物何若。非天地之所生耶。今夫水自一處言之。一勺之多耳。及其不測則介而靈者。鼃龜鱗而長者。蛟龍族而聚者。魚鼈而皆生于斯。以至貨財而亦殖于斯。水之生物何莫非天地之所生耶。蓋天地蘊蓄於無盡。故山水孕廣以效靈。藏物于山水。藏山水于天地。藏天地於不貳則天。地之大全。觀矣。然則至誠之業。所為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蓋亦如此。其吾嘗誦周頌之詩。而知天人之合一矣。詩云。維天

來夾襍他。是乃所以誠而能生物處。但勿露出誠字為妙。從不貳處生物。其中潛有所宰。默有所運。如之何可測。即天地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不測亦就生物原由上看。非是言其多之難測也。○博也。節並下節俱根不貳。字說去。惟其不貳。故天地各得之為天地之道。地之廣漠無涯。是博。愈出而愈無盡。是厚。天之運于太虛。不囿于形。是高。其玄機。蒞露時行。物生不能掩藏。是明。陰陽循環有漸。是悠。混闢無窮是久。總來都是不貳。貫徹于其中。故能博厚高明。悠久如此也。只看一道字在天地施功用處。說不在形體上說。○今夫節正不貳之生物。不測處昭。亦是天撮土亦是地。搃是無處而非天地。正見得天地之大處。

之命於穆不已。蓋曰高明上  
覆皆天之用而非所以為天  
也。惟於穆不已是一元。非墮  
天之所以為天者正在此也。  
又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謨不顯皆文之華  
而非所以為文也。惟德之純  
是聖心純懿文之所以為文  
者正在此也。夫不已者天之  
命有如文德之純也。則此中  
所傳跡者更有何念。此外所  
密移者更有何境。無二無雜  
之表。自有徹始徹終之脈。而  
亦不已者耳。純即至誠也。不  
已即無息也。信乎天地聖人  
同一至誠無息。故同一功用  
之盛。至誠之為天道可見矣。  
補新直不息久不得專以為

及其無窮。是舉其無窮者言之。餘倣此。無窮廣厚并。却俱似形  
體言。繫猶屬也。不洩者約之而不溢。日月星辰之繫象。只是一  
氣之懸結。河海華嶽之振載。只是一氣之流峙。俱無窮廣厚內  
意。而萬物載焉。覆焉。方是生物之功。說個天覆地載。却似空殼。  
故又入山水二段。若謂天地大矣。即就其中。舉一山一水亦莫  
不備。天地之理。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莫不備。天地之理。總  
見他。不測寶藏。以積聚言。貨財。以懋遷言。皆金玉珠貝之類。龜  
鼉。是介族之類。而鱉乃其屬也。蛟龍。是鱗族之長。而魚乃其屬  
也。此節雖形生物句。須根一誠字。○末節兩引詩。各歸到本  
原上去。兩所以字。重看。命是命脈。指其行四時生百物者言。不

德之在內高厚悠遠與覆載成不得專以為業之在外其高厚之悠久處皆是不息之久也物之覆載成皆覆載成于聖人悠久之心也此處分德業不得又不得以高遠悠遠為用配天配地無疆為體蓋因載物上見其德之博厚因其覆物上見其德之高明因其成物上見其德之悠久豈是先有一段高厚悠久之體而後以之為覆載成之耶也又不得以天地生物不測而聖人之微為可則也德之純而同歸于不已之德則天地之為物載乎聖人之為物式乎可以

已德之純俱主本體在內者言不在化育功業上說不已者此理無瞬息間斷也純者此理無人欲夾雜也不顯與於穆俱幽深玄遠之意文是文章指其光四方顯西土者言淺淺之倪斷續相乘非天惟不已纔是天之所以為天浮露之光晦明相雜非文惟純纔是文之所以為文兩蓋曰是子思原詩人的意是如此不已只就聖心上說不可說文之純同天道之不已蓋純乎天理不雜以人欲則天理常運而不已矣只要把純字口氣說得鄭重則不已意自見非有兩項未須以文王同天意足之然後繳上至誠同天地意看來前不貳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為天了前至誠無息即是純德之意已說聖人之所以



測天地乎。可以測至誠乎。詩人亦言其為物不貳耳。非能測天也。亦言其至誠無息耳。非能測誠也。誠一天天一誠。二而一者也。

補大哉章全章章內前說聖人之道大。而以禮儀威儀言之。蓋即聖人之所行上見其大也。後說君子學聖人以大其道。而于上下治亂間不宜則道無不行之處也。

大哉章講道厚于天。而會於聖人。大哉聖人之道乎。不曰聖人而曰道。惟有道而聖人之品地獨超。不曰道而曰聖人之道。惟有聖人而道之分。量特滿。何以見其大也。洋。

為聖人了。此特引詩做個証佐。無深一層意。

### 大哉章

此章不凝以上言聖道之大。待人而行。以下言君子脩德處道而無往不宜也。重君子尊德性一句。須玩劈頭說個大字。下面當着實模寫大字方妙。發育峻極。三千三百是道之大尊之道。是大造詣。不驕不倍。足興足容。是大運用。○大字。須舍下。統體散見。二意。道即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故屬之聖人。只就道言。聖人二字不必注。○洋。言道如水之汪洋。無處不到。發育峻極。正見洋。發育是發育之。而達其機。育是育之。而若其性峻極。不是說道之高。乃是充塞之意。就在發育上論。蓋萬物

乎流動充滿無之非是但見發育萬物而群生為之各正又且峻極於天而上激蒼穹莫非道所貫徹何其大而莫禦也然大水空虛而已也即日用間優之俱是豈不大哉以禮儀言秩之以情分而列之以體統則有三百而大綱備以威儀言進反之有度而物采之有章則有三千而曲折周何其大而無遺也然足洋之優之道不能自行待其人之胸襟恢廓識見鎮密足以育萬物位天地而定經制者而後流行不窮天下人之係于道如此是人也即至德之人也故曰苟不至德則淺狹其胸襟粗疎其識見

摠是陰陽五行之理所發生而盈天地間皆不過此陰陽五行之理所布濩故曰發育而峻極于天也其實是一串事摠是形其無外之體○優之節又就上統體中指出人倫日用間實際事體見道無不貫即是劑量萬物經緯天地之事非有兩層不與上節分大小對看優之形容道無不有之意大哉即就完容周悉處見其大禮儀威儀便是道不必說道貫徹于禮儀威儀也禮儀二字猶云禮制故曰經禮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儀二字亦是行禮時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禮儀中之曲折故曰曲禮如升降揖遜進退俯仰之類三百三千是其中之條件二句須一串講不可對威儀就在禮儀中也○待字承上言

而洋、優、之至道必混而不屬。何以凝焉。不凝而何以行哉。是故備德以凝道之君子。知德性吾所固有。所以括洋、而極優、者在是。則尊之而奉若神明。預問學之功未至。非所以為尊也。而道問學以窮。至于洋、優、之理焉。德性起。問學寸靈。恍如萬象由問學。還德性實功。總完虛体其實。何如德性中本自廣大。亦自情微。必於廣大致之。而一歛不容。今廣無盡而大無際。至廣大中有辨折之不容差者。則精微必盡。何博之不約也。德性本自高明。亦自中庸。必于高明極之。而一私不蔽。今高無格。而明無

天地萬物自如。而位育不世。見三百三千未改。而禮教不代興者。待其人耳。人即聖人行。是化育由我。替經由我。裁有主張。斯道意非徒体而行之也。是之謂至德。凝至道也。下節不過反明此節耳。○凝聚也。把這道理。撮會在心上。來便是凝道。在心上。便謂至德。發出來。便謂至道。不是兩件。洋、優、之理。不凝一則散。而無着焉。能運用。故指出一凝字。以明擔當斯道工夫。凝與行。要知是一串事。行之斯行之矣。○故君子。即說修德。凝道工夫。修德。即所以凝道也。重尊德性上。而道問學。皆是理會德性中。細密工夫。性即天命之性。德字。即至德之德。曰德性。則天地萬物。與夫禮儀威儀。都全具于德性中。故當尊之奉之。

熒至高明中有易簡之不可  
越者則中庸必道何奇之不  
平也故中有新德性之知具  
焉温習已然之見解而且觸  
蒙皆通新益以發其故也厚  
中有禮德性之能寓焉敦篤  
天然之璞原加以崇尚節文  
禮蓋以明其厚也君子道問  
學以尊德性如此德其至乎  
道其有不凝哉道之凝于行  
也何如是以居上則以道盡  
制而不萌驕傲之心為下則  
以道盡分而不生違倍之意  
固有道則道與時昌其言足  
以興發建明而有先資以見  
用固無道則道與時晦其默  
足以含容不露而無尚口以  
指尤君子之事使語默以道

為神明之主而兢、葆攝、毋毫髮敢藝也。此正是存主工夫。然  
此中道理非研窮剖析見得了，無疑未免稍有癡累。故必用  
致知，纔完得一個尊的事體。蓋德性在中，未嘗不散見于萬事  
萬物，而萬事萬物區分條理，無非我德性之所發。流行所恃  
以捃拾泰容而借以返照其德性者此也。下廣大高明故厚，皆  
是尊德性。下精微中庸新禮皆是道問學。道問學正所以尊德  
性，不可作兩層道由也。由這等工夫也。吾德性萬物皆備，太虛  
為量本自廣大也。其中却自精微，只緣不盡精微工夫，不能纖  
悉畢察，所以私意得入，有私意便狹小空疎矣。故致廣大須盡  
精微，吾德性常伸物表，光明瑩徹本自高明也。其中却自中庸

既耳如此。詩曰：既明於理，且  
悟於事，以保其元初之身。  
其此君子反身無咎，涉世皆  
順不驕，不倍，只與是容之謂  
與，所謂以至德疑至道者，必  
歸之君子也。

補新音說大哉聖人之道洋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分明是領上章至誠之覆  
物載物成物，而高明配天  
說也。然聖人之配天地而  
及物者，不越所制之禮也。  
故以禮儀威儀言之。故君  
子尊道之功，要之于敬厚  
以崇禮而不驕，不倍等，則  
俱是說下而守禮，以免  
上而制禮，以寡過禮之所  
行，乃道之所行也。說者以

只緣不道中庸工夫，非太過即不及，緣着意便是私欲，有私欲  
便卑暗矣。故極高明須道中庸，故是德性良知。溫是含靈葆光，  
有溫養其故物意，而故中本寓新機。又思義理無窮，以問學而  
知其所未知，知新有日；又日光景厚，是德性渾朴，敦是未瑣  
未琢，而厚處每患少文。又思節文無限，以問學而謹其所未謹。  
崇禮有動容，即中妙處。此下須補出德修而道處。意一說未句  
以字與上而字不同，蓋禮即威儀禮儀外面行的禮，若無這段  
真醞的意思，都是虛文。末節禮如何崇厚，既敦把此厚義出來，  
自有個節文，超乎象數形氣之外，故以崇禮。末節是修凝之  
妙用，不作效說。君子修德以凝道，則渾身都是道，而隨上下治

優：為洋之敷布非是  
洋：彙言道體之浩大優  
優則自聖人之克裕于身  
者言之三千三百正其克  
裕于身而行道處下凝字  
正領優字凝于身則自優  
裕也而于其身字意點綴  
盡切點處非絨口也上不  
見天地之域下不識夫婦  
之思中不度全人之思容  
非免禍也乃以吾身藏天  
下即以天下藏吾身既無  
包容宇宙非世之能容我  
也乃我之能容世也亦自  
無道也吾身自有道矣  
等治方見是以音更合下明  
哲保身意在大於全人之  
道乃著全人身上言之道也

亂之成宜正是道與身凝合處。須句：本尊德性道問學來。撥  
揮線有根據。上指天子下垂臣民。言興默容俱是。未在位者不  
驕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也。不特無恣睢傲睨之態。不倍  
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也。不特無悖逆拂戾之事。言興雖  
說興起在位。實非只顯其身。直有闡位育經曲之道于世。興道  
致治。以轉稜一世。意哩容亦不是。退藏偷生之意。還是欽位育  
經曲之道于心。而一念閑微之中。自足以包容那宇宙民物之  
理。非謂世之能容我。乃我能容世也。女下須點身保意。而以  
詩詞足之。明是道理上見得真。哲是事兒上見得透。乃德性本  
體。所謂虛靈不昧也。德性尊則明哲完矣。保身不是保血氣之

中云至道之凝，謂其凝成于身也。今隨境咸宜，涉世皆順，正是道所保合凝萃之身，亦謂成性以成身者也。區之免禍說淺。

補愚而章全肯諸儒有重自

專者有重反古者，然而以下章盡制之道推之，則重責愚不可自用，意與妙當時賤而自專者尚少，惟小人生今反古，皆是無中庸之德，而認托時中之行者也。不知孔子之從時，正是從中如何。愚可以自用，耶。愚而章，此明為下不倍也。夫子嘗曰：制作大權為下者，所不敢干也。彼等不貫天人，命之曰愚，而乃好自用，凡庸

身。此身乃是道凝結的。若一毫虧損，便于道有愧。身雖倖生于世，亦安得為保。不驕不倍，足與容渾身是道，以道成身，為我有体受歸全為天地間完人，豈不是保身。保身就是脩凝意。看來此三句是贊詞體，須先把既明且哲二句說得口氣重，下文便好發。此之謂此字，管上脩德凝道，上下治亂皆宜說。

愚而章

此章是聖人尊周道而嚴倍上之戒，好自用之句，正是不安分不循理為下而倍者，故引此言以發端。次節子思申言為下之不可倍。今天下節，又證言為下之不可倍。通章重今天下一節，與下今用之相照，正是不敢作禮樂。夫子所以欲從周處，故雖

而探明聖之畧位不在帝王  
命之曰賤而乃好自專草野  
而竊靈爽之權時不屬革命  
之辰命之曰生今之世乃自  
用自專半今是古而欲復古  
之道悖時而起更張之釁若  
此者無脩德凝道之功而昧  
明哲保身之道寧不突及其  
身哉即孔子此言觀之可見  
朝廷為執物之宗非天子則  
尊卑貴賤相接之禮不得而  
議也見以為濫為慝而已車  
旗服色之度不得而制也見  
為不執不物而已聲音黻畫  
之文不得而考也見為逞私  
舞智而已不觀今之時矣今  
天下文武成康之天下也其  
制作亦文武成康之日也言

有其位節直作過脉說下緊接夫子云云。正身為下不倍意。○  
學不貫乎天人。即謂之愚。非在天子之位。即謂之賤。自用自專。  
皆是妄有所制作。病在兩好字。以庸愚而擬聖哲。以匹夫而干  
憲紀。皆其心之有所好。正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生今反古。不是  
自行古道。乃欲以古制易時制也。通在制作上發揮。道是制度  
文為。非綱常倫理之道。此皆內不尊德性道問學。全戾明哲保  
身之道。所以裁及其身。裁就獲罪于上。看孔子口氣中。只三平  
輕。叙過勿露德位時。至末方綴出為下不倍意。方中窾。○非  
天子節。是子思承孔子之言說來。天子是聖人應運而興者。不  
必把德位時三字牽纏。非天子三字極重。禮指親疎貴賤相接。



其事者非一人而其軌同歸於天子之所制也言其書筆者非一人而其文同歸於天子之所考也言其禮行者非一人而其倫同歸於天子之所議也名號昭然毫無改玉改步之變法度具在非自殊俗異政之風倚矣哉今天下之無好禮作樂者而斤斤於同執同文同倫何哉不敢也故無論無位者不敢擬雖有皇王之位而苟當于德則惟遵夫今之所用者固不敢作禮樂焉其敢自用而反古惟泛夫今之所用者亦不敢作禮樂焉其敢自專而反古

自有体式不容僭差無情分言親疎情也貴賤分也議之云者斟酌以求合乎天理之正也度如車旗服色之品兼器數言器物采也數多寡也制字有創造定式辨其等威意文以聲音點畫形象言註書名書即字也以形言名即字之音以聲音考繪訂之也正其聲音點畫便是考身為天子總得以議考制若非天子則權柄不由掌握如當世之禮度文而是耶固當是訓是行專安節之順其非耶亦宜必敬必戒昭遵王之義○試以今時驗之當今天下制作大同以車言作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制在則規矩尺寸固敢踰越而軌同軌是轍迹之在地者廣狹如一車以迹為驗耳以書言筆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考在則

乎孔子則嘗言之矣其曰聖王之興代各有禮夏之禮吾能說之但祀之為禹禘者其文獻不足為吾言微也殷之禮吾嘗學之但宋之為湯孫者雖其文獻僅有存而摠非堯王之制吾學周禮今之臣若民皆用之吾生周之世為周之民舍從周奚適哉觀夫子壹意於尊周則彼自用自專而反古者不自災及其身哉為下不倍之義可識矣

補新古孔子生要興周而未得子思至此亦是思周制而大警天下之亂制者觀其引聖祖愚而自用一節語而自繼之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語法

點畫聲象罔敢變易而文同以倫言行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議在則貴賤親疎罔敢僭犯而倫同倫次序之體即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以次序而用之于相接便是行此節正見非天子而不敢專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以來○雖有節要看一亦字講云寧直非天子不敢作即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其於禮樂且不敢作况併其位無之者乎故雖有聖人之德無天子之位祇與今天下共守王章亦不敢作禮樂上說禮度文此說禮樂下又只說禮惟只是個制作○即德如孔子亦不敢違時以倍上者舉夏殷以起周意今用之三字最重正見時王之制與夏商不同不微備存不是世遠人亡之謂聖王之禮百世不替夏

何苛森嚴然後及于今天下未又引令用之以快今天下之可。送者如此。天下如何敢安于作禮樂。以天子之憲。其維持昭代之意。彰明矣。說者但拘尼中庸。即中為下。不倍之意。為釋。何其不悟。聖祖神孫發論之旨。

**補**三。重。章。全。首。遍。章。本。諸。身。句。固。重。而。知。天。知。人。尤。重。前。章。言。知。天。知。人。則。知。所。以。修。身。而。治。人。此。章。言。知。天。知。人。則。本。諸。身。而。徵。諸。庶。民。此。是。一。理。一。意。而。索。何以。天。人。作。兩。解。耶。

**三**重。章。蓋。此。明。居。上。不。驕。也。蓋。謂。天。下。之。所。以。輕。法。者。非。

殷之制。至今存也。但夏殷之禮。止于杞宋。非天下所同徵。同存皆見。不可沒。意說與學字有別。當時杞去夏已遠。故杞之文獻盡去。僅得說其大畧而已。宋去殷猶近。殷禮還有宋存。其二故可沒。而學之周禮講畫。本于文武制作。成于周公。今乃昭代之制。今之臣民俱用之。既非夏禮。無徵。又非殷禮。非時。則沒周而已。沒字重時王之制。不似論語重郁之文。

三。重。章

此章以本諸身二字作主旨。首二句只是提領話頭。所以有三重而審民之過者。則以本諸身者善。而徵諸民者信沒也。而不認苛正是本諸身之善處。而動而一條。則徵諸民者信沒矣。引詩

及無法也。法立而莫為重焉。民過所由滋矣。倘王天下者。聖明在御而執尊九五。時際龍飛。於是。有。議。禮。制。度。考。文。之。三。重。焉。惟。重。則。不。可。不。存。故。謹。飭。之。為。道。揆。惟。重。則。不。可。私。有。故。他。操。之。為。王。章。天。下。之。民。莫。敢。有。變。禮。敗。度。舞。文。以。取。潛。越。之。罪。者。其。察。天。下。之。過。矣。乎。然。而。三。重。未。易。有。也。上。焉。者。雖。善。于。禮。而。非。時。無。微。不。足。以。取。信。于。民。矣。不。信。民。將。駭。焉。而。弗。浸。下。焉。若。雖。善。于。禮。而。無。位。不。尊。不。足以。取。信。于。民。矣。不。信。民。將。玩。焉。而。弗。浸。若。並。時。位。而。王。天下。者。非。善。何。以。哉。故。君子。三。重。之。道。不。徒。恃。有。王。天。下。

正見非本諸身而有譽。何以為民之信。沒哉。○王天下。兼德位。時有三重。有字最重。言禮度文。惟聖人應運而興。乃得有之。重字。要看我。独有之。則重。人共有之。則輕。有王者之德。又有王者之制作。所謂物因人重也。寡過全根。重字。末法。輕而民玩。人私所見。各為制度。過豈不多。王者立此重典。更轉徙移動。不得所以人。畫守不敢以意創。故曰寡過全。要發在上者。有以寡民之過意。民得寡過意。尚落一層。過字。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上焉。節輕。只反言以起下。而善字。極重。聖人在上。聖人在下。其制作。原極善的。但一則非時。而無微。一則無位。而不尊。且不足取信於民。而令其畢浸矣。况制作有未善者。而可

之極也。本諸身而端本樹儀，以為制作之地，由是以設禮制。度考文者，而明徵之于庶民，將見以此道考諸三王而述，三王也。以此道建諸天地，而經綏會兩間之秘，我自不悖於天地也。質之鬼神，而因革之理一陰陽屈伸之理，夫何疑百世以俟聖人而先詳之精。一、千、聖同然之精，又何感非本。諸身以徵諸民，何以盡善。若是哉，夫鬼神幽矣，而君子質之無疑者，其知天乎。惟鬼神效天之靈，惟君子体天之撰，則一闢一闢皆天道也。未有以天而疑天者也，而天地可知也。后聖遠矣，而君子

望民之信且後乎，故君子之道以本諸身為主。信是心肯意悅，重在已無以取信上。後就是寡過，即世法世則意兩不後。上是駭而不後，下是玩而不後。○本諸身節說三重之善，宜重看君子拍王天下者，道即三重之道。天下無之本之制作，帝王之經綸本於聖賢之學術，故說本諸身。須根上章德性既尊，問學既道，意說下五句，俱是本諸身處作文。宜獨重此句，徵謂徵之民而民可信可後，非民皆來信後我之謂。須着君子身上講，不重民言考是稽考三王，即禹湯文武不謬，只在心術上說，不必襲三王之舊迹。如因革損益，因乎時順乎理，即是不謬。若制度文為之迹，必有抵牾而不合者，不謬是我，不謬于三王，非三王不

俟之不惑者其知人乎惟聖  
心立人之盡惟君子盡人之  
性則一創一垂皆人道也未  
有以人而惑人者也而三王  
可知已夫惟知天人之畫制  
如此是故天下之民雖衆而  
天人之理則同君子循天  
之理以為動則範圍一定亦  
惟一垂道將垂之為天下率  
由矣而欽承無斁耳動之而  
行非托諸空也所以行若  
自重也而垂求為天下法律  
度稟之矣動之而言非托諸  
虛也所以言者自重也而  
世求為天下則金石式之矣  
要荒之遠者素慕吾之言行  
將延頸舉踵而不忍釋不有  
望乎亦君子自為可望其聲

謬于我也、不恃等亦然、建是立于此、而參于彼之意、蓋天地有  
亘古不易之理、有與時推移之氣、君子因革本天地自然之道、  
經畫出來、與之自不恃了、質是明而証之幽意、蓋鬼神屈伸、巨  
古不易、時屈時伸、變換不拘、君子因革轉移、幹旋極有妙用、人  
莫能測、便是不疑于鬼神、建天地重自然意、質鬼神重莫測意、  
君子先得後聖之心、以創于今日、諒百世以下、因革損益、不能  
出于今日範圍外、蓋世不同而理同、即稍有潤色、亦通其所必  
變而所不變者、千載一轍、何惑之有此、俱從心源理趣上、流通  
故能進退古今、出入造化、無微不達、無幽不通、不在制度形迹  
上言、此節正說之重之善處、句、要就三重上、休貼得明惺、○

載之近者，日習吾之言行，將  
誠傾心醉，而不自知，寧有厭  
乎？如君子自為不厭耳，合先  
後遠近之民而信從如此，則  
寡過在天，下君子之譽亦在  
天下矣。而要皆知天知人為  
之本也。振鸞之詩曰：在彼無  
惡在此無射，語令德也。庶幾  
夙夜以求，終譽語令名也。即  
是詩觀之，可見王天下君子  
未有制作，不如此，其通天人  
能使在法也，則有望不厭美  
譽，頓集一身者也。蓋譽以漸  
而積，故不于始。于其終譽，非  
以微而至，故不待之遲。得之  
套，觀于此而居上不驕之道  
可識矣哉。

知天節上既曰本諸身，天人之學已盡談了，此特申贊其制作  
之善耳。大意云：君子本諸身者，謂何而能令制作盡善，乃爾蓋  
凡天下之有疑者，非從外疑，從我身先自疑也。其有惑者，非從  
外惑，從我身先自惑也。君子從尊德性而道問學，求其于天陰  
陽易簡之精，直是冥契，則吾身已自無可疑。鬼神又何疑。其于  
人治體之寬猛，政術之張弛，與夫人情物態之變幻，無不曉解  
于其中，則我身已自無可惑。後聖又何惑。須知天人一理，知天  
便是知人，知人便是知天。非截然兩事，講內要說得粘合為妙。  
○是故二字本學貫天人來動而句，不必包下二句。只三千說  
動是舉三重而措之天下行，是三重之見于設施，言是三重之

的本子，而知天知人，又是本諸身的精蘊。惟知天知人，斯本諸身者盡善。惟本諸身者盡善，斯三王天地鬼神百世無往不合。惟無往不合，斯立法世則有望。不厭而寡民之過，民過之寡者，不信之風也。而本諸身以善其制者，不驕之道也。不重民之寡過，而重在寡之制，作驗諸庶民，皆說之有。譽則自無過，其有三重者，蓋其本諸身者重也。重吾身，所以重天下。而法則因之。又馬過之不寡，玩第二節兩雖善，以重在特位。然玩本諸身以下，則

見于訓令，世已談遠近言，不專作後世說。聖人一舉一作，根天理之極，酌人心之同人，自越他不得三，而字轉語甚快。見任性而流，無非民極。吾方鼓其机，而周行已闢，即做天下的道路。吾自遵其軌，而紀律已昭，即做天下的法度。吾本流其意，而品式已定，即做天下的準則。不是天下道之法，之則之也。則準也不，是取為立言之準。乃是遵行意，如說子當孝，人便準之以孝。親有望不厭，又指出道法則之實。遠指四夷，望指聲名洋溢，有聖作物觀之意。不是期望之望。近指中國，不厭者，淪肌浹髓，使人含脯鼓腹，有天覆地載之想。俱重在遵其制作上，勿分法則為後世遠近為當時作。平對之語，此正寡民之過處。便是君子有



重在有德。何德也。知天知人也。天人何由知也。德性尊而問學道既明其哲也。

補祖述章全旨。摠是一心。但於帝王為祖。憲下天地為律。袞其實道。亦法。亦道。隨時即安。遇安遇即隨時。非有兩也。上律下袞。固是會天地之道。祖述憲章。亦是于律袞處見之。則亦會地譬如。

祖述章請此子思以天道歸之。仲尼也。曰。自古有天地。則有帝王。而摠會於仲尼之一身。大哉。仲尼之道。乎。道莫始於堯舜。則以為宗祖。而後述。

其時出。教化言其一源。此數語。談一章旨趣。細分之。首節言仲尼會道之全。孰是仲尼之大處。二節即以天地之大辟之。末節著天地之大以德。而仲尼之所以大者。即于此德而可知。○堯

譽了。○在彼之句。即君子本諸身一條意。庶幾之句。即動而世一條意。不如專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云本諸身者。若非尊德性道問學如此。知天知人。則動與天違。與人拂。民且訾議之矣。安能可法。可則有望。不厭。而蚤有譽于天下。哉。蚤有譽。謂遽然有譽也。

祖述章

此章見孔子之集大成。非逐一湊集。蓋一源而時出者。川流言

著天地之大以德。而仲尼之所以大者。即于此德而可知。○堯

之以一貫精一之傳道莫  
備於文武則以為憲法而章  
明之以筆削扶玉亦之哀上  
焉以天時為律變通不泥若  
與盈虛消息之理相為推移  
下焉以水土為袞隨遇而安  
若與流行坎止之常相為服  
習仲尼會道之全如此取而  
擬之聖心之大而無外也辟  
如地之無不持載天之無不  
繫峙而保包不遺其大而無  
息也又辟如天地間有四時  
之錯行而循環無端有日月  
之代明而貞觀不忒非天地  
無以擬仲尼矣以天地觀之  
垂覆並載皆物也萬物並育  
於天地之間此不彼借彼不  
此侵自不相妨害焉錯行代

舜言道文武言法各舉其至者而言其實法不出于道之外祖  
述者以堯舜為道之祖而心源相為紹述其推精惟一允執  
厥中之道也憲者以文武為成憲遵之不敢違也章謂表章如  
陳方冊以志其盛假筆削以維其哀是也祖述憲章只在精神  
心源上不在道統功業上說律如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嚴如  
衣襲之襲無分毫隔碍當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任止久  
速其机甚員如天時之迭運故曰上律當如此一定如此當如  
彼一定如彼用舍行藏其守甚方如水土之各奠故曰下襲律  
襲非有心只是妙理自相符以不律之不以不嚴之也合四  
句是亘古亘今上天下地之理無不備于一心矣○辟如節見

明皆道也。道並行於天地之間，循序者，進成功者，退自不相違悖焉。誰為之哉？可見者，物與道而不可見者，德為之。樞自其燦然各具者，謂之小德，而川流于物與道之中，支分而派別也。自其渾然絕體者，謂之大德，而敦厚於物與道之化，並蓄而並收也。散一本於萬殊，復會萬殊於一本，小大合一德而不尸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知天地之大不在乎物，不在乎道，而在乎德，則仲尼之進退古今出入造化而全体不息，其所以大者亦可知矣。

補新旨：天時原運行于水上，之中因天者，即其因地者。

仲尼一心。天地古今之理，無不包羅。直如天之無所不覆，地之無所不載，萬物不能得天地之大，萬事不能得聖心之虛。其理一也。且其所包羅之理，隨時而出，無一或間。如春了又夏，秋了又冬，日沉則月升，月沉則日升，其更錯而行，相代而明者，絕無停止。上二句看無不二字，是大之無遺漏處；下二句看錯字代字，是大之無歇息處。四時日月即在天地中抽出言之，不可卒對。總見聖德咸備，無所間斷意。○天地覆載之中，有萬物並育，指飛潛動植言，不相侵害，如羽毛不妨鱗介也。天地覆載之中，有四時日月之道，錯行代明，循環不忒，不相違悖也。然此並育不害，並行不悖，俱是小德之散見處，如散之萬物，便如此其流。

也。水土各奠麗于天時之內，其隨地皆安者，即其與時皆宜道上下皆察。聖天地同流並育不害，並行不悖，俱是小德之散殊。處如散之萬物，便如此其流形散之四時，便如此其流序散之日月，便如此其流光。此其條分處，真有如水之支流，却有個大主張，渾淪涵蓄以植萬物之根，以秩四時之序，以蓄日月之明。是德之大者，乃育之原也。行之基也，悖之端，而害之萌所由消也。天地之所以大者，全在此大德為之也。天地之所以大，字急領大德大字言之。

形散之四時，便如此其流行散之日月，便如此其流光。此其條分縷析，真有如水之支流，派別然中有一個大主張，渾淪涵蓄以立萬物之根，以秩四時之序，以蓄日月之明。是德之大者，統於無物無道之先，以主物之原，握行之基，融悖之端，銷害之萌。所以德之小者，分于有物有道之後，而遂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如此也。天地之所以為大，急領大德，敦化說苟，非其所以大，則運之未必無息，出之未必無窮。物與道幾乎息矣，何以大若此乎。然則仲尼於古今上下之際，有許多節目，去特其小德之散見，而一以貫之，則仲尼之大德，而天地之所以大者，即聖人之所以大耳。

補聰明章全直通章以天字

貫聰明睿智天姿裕也仁

義禮智天德備也溥博淵

泉天衷涵也時出天倪動

也見言行天執著也敬信

悅天理通也多名洋溢以

至莫不尊親天宇宏也故

曰配天是天道之盡至也

不必泥是小德川流

聰明章講此言小德川流亦

天道也蓋謂治化在天下治

原在一心惟天下至聖本體

昭融心思靈異為能聰无不

聞明無不見睿通乎微知照

乎物雖未居上臨下而繼離

出照之本固自含之矣不足

以有臨乎夫聰明睿知之體

既完而仁義禮智之德畢具

聰明章

此章一氣說下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洞緊承溥

博淵泉來敬信悅緊承時出來而多名尊親又緊承敬信悅來

總是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而以配天結之作文宜以

夫作骨○首節最重五段俱主心體言不分德與質二項為能

二字直貫到節末不但貫到節末直貫到時出之聰是吾心真

聞明是吾心真見處者思慮之徹通乎微知者心體之明通乎

物總是靈妙之本体也仁義禮智皆從此涵照是居上以臨下

蓋無俟端居五位而壅蔽不生幽隱畢達照臨萬邦之體已備

矣寬恢弘不狹隘裕舒緩不急迫溫和厚不慘刻柔慈順不乖

自其心之廣大處見其寬而宏大裕而舒徐溫而冲和柔而愷悌所為納天下于度內者此矣是以有容也自其心之英邁處見其毅而振起強而肩監剛而不撓毅而健運所為攬天下于独斷者此矣是以有執也自其心之兢業處見其齊而純一莊而嚴肅中而不偏正而無曲所為攝天下于恂慄者此矣是以有敬也自其心之精祥處見其文而徑緯理而條緩密而祥細察而明办所為洞天下于精明者此矣是以有別也試即至是者而究其量則一心會善之理周備而不遺廣闊而無外何溥博也一心涵万

度此仁德也仁者包涵徧覆天下度內故曰有容發奮發不廢弛強直往不畏縮剛往直不屈撓毅綿亘不間斷此義德也義則宰制紛紜之中足以有執而能斷也齊一不襍莊嚴肅不悞中無偏倚正無邪曲此禮德也禮則敬天勤民故曰有敬文經緯有章理條貫不紊密則無罅隙踈漏察則無毫末疑滯此智德也智則鏡別淋慝故曰有別玩足以字未說到應用上去而應用道理已具于此五足以內已含得廣闊無外靜深有本下節特指而言之○夫外所應用之理取足吾心體中則此心何等周徧廣闊何等靜深有本中所蓄積可云盛矣積既盛自然流出所流出自然不先不後不疾不徐合机宜中竅竅依脉

善之原靜深而莫測有本而不窮何淵泉也以是積於中者而時出之于外靈明活潑天机呈露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則其發越之盛何如試泛而擬之溥博也始如天乎萬理之并包無異萬象之幷幪而天下孰不囿于聖之天其淵泉殆如淵乎一元之停蓄無異衆派之凝聚而天下孰不涵于聖之淵將見時出而見一動容而民莫不恇心敬焉時出而言一號令而民莫不輸心信焉時出為行一展措而民莫不傾心悅焉孰非天淵之德有心感之乎異哉聖德其裁芳名而播之寧可量乎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理豈不以時溥博四字搃形容心之全体不虧就裏面析言其詳細處理充足不欠缺謂周徧統言其全体處理弘大不狹小謂廣潤搃言不可限量也萬感俱察渾淪莫窺謂靜深一元活潑其出不窮謂有本搃言又可測度也時出只是聖心之靈明觸机而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不可用時乎有臨而聰明睿智出焉等語○即其溥博者擬之萬理之併包無異萬象之幷幪而聖心自闢一太虛矣殆如天也即其淵泉者擬之一元之停蓄無異衆派之凝注而聖心自涵一川流矣殆如淵也如天如淵俱說心体上摹擬見是德容如衣冠瞻視言是德言如號令謨訓行是德行如彰軌率物三項俱根如天如淵之

而遠之蠻貊亦施及焉咸駢然與聖人之誦矣蓋于舟車之所至至于人力之所通際天之所覆罄地之所載暨日月之所照窮霜露之所降語其地則及中國蠻貊之地矣語其人則及中國蠻貊之人矣其間凡有血氣而為人者莫不感天潤之德而尊之為元后親之如父母安有負情性而不以媚至仁者聖化之及人如此乃知天為萬物之祖聖為萬民之天故曰配天天之功用多矣聖之功用亦每窮也非溥博潤泉之德何以若是哉

補新直此即承上節意而極形容之上節民字是中國

德所發來莫不敬等是聖人之心合着人之心体而然正見其時出之妙不重民上此節正是發上當可意不是又深一步作兩層看○是以二字根上積中發外來聲名即在敬信悅生出德之流處即為聲名非稱譽之謂也非真有聲教施及蓋惟時出則吾之所為宜乎人心自有一段精神流貫之真講內要悟此意中國蠻貊當以中國為主舟車六句及言人去處只駕空說地說到尊親方指聖德所及言舟所不至者車至之車所不至者舟至之此物力也亦人力也二句串說所照所隊又摠在覆載內血氣單指人類曰凡有者地既域絕區殫不知幾千萬里則其人亦形殊貌詭不知幾千萬狀故以凡字談之尊親



亦親之民敬信悅即是尊親之意尊親即是声名上三個莫不字已有洋溢意而心莫不尊親一個莫不心貫之也不是上所及猶有限至此絕無際也配天說者皆沈作德之所及廣大如天則語用而遺体矣不知聖人之用皆自体上深求則其溥博潤泉之積中者天体也其尊親声名之遍暨者天澤也合之故曰配天也。

補經論章全道此章只是一箇中字夫焉有所倚不倚之謂中也經論中之時而

應也立本中之貞而凝也知化育中之通造化也惟

就道理言不統勢分說尊者崇其道親者觀其光曰韓名曰尊親雖言斯民仰德之廣不重在民上本意只言至德廣被耳配天以心体言至聖之心体通明無障礙本与天同其大至此始無遺歎耳故字承上節言正所謂如天之德而与天相配矣此條意只承上民之敬信悅者而極形容之歸重至德之配天耳非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絕無窮也。

經論章

此章以至誠二字為主首節言至誠功用出于自然二節即根首節而贊其盛末節又言其雜知以見其為妙也○至誠以實心言宇宙只此實理散則倫聚則性微則命莫不攝之于誠也

至誠為能，中庸之道，故其仁其潤其大者皆自無倚。中見其有然，此中乃因聰明聖智而上，與天德合。

考

經論章疏：天下之理原于化育，散則倫，微則性，莫不攝之于一誠也。惟天下至誠理無不盡，為能於天下之大經而經綸之為之，羣分為之，類聚則倫至矣。於天下之大本而能立之為，牽動根為萬物宰，則性至矣。以此盡倫，性者默宰不測之玄功，而知天地之化育不徒明其理且主其事焉。何倫非性，何性非命，自然而然，不着情識，不着才識，夫豈有所倚着而然哉。至誠

為能之字貫下三句，經常也。五倫乃天地間最大的常道，故曰大經。大經本自經綸，只人不能盡道，則經亂而不整，倫散而不屬。惟至誠盡道為之，群分而有分，以相接為之，類聚而有恩，以相繼本猶根也。天下萬事萬化皆從性中流出，如樹木千枝萬葉皆從根生，故曰大木立木只是所性全體毫無虧欠，千變萬化道理豫植于中，未說應用上去。化育是天地所以化育萬物的道理，知者至誠一動一靜一闔一闢與天地之玄機，自為胞合，直在行上見聖人妙契大樞處，不是聞見淺淺之知。此皆從至誠中真机流出，不待思勉順而行之，豈有方所倚靠不倚，即在至誠上見，惟至誠故無所倚，亦必不倚而後見其為誠之至。

功用之自然如此則其感豈  
易言乎其經綸也懇切以  
為慈愛肫然其仁乎非煦  
媮以為恩也于其立本也  
深以為根抵淵然其淵乎  
非淺露以為衷也于其知化  
育也廣大以為包涵浩然  
其天乎非狹小以為度也向  
非不倚何以若是此果可以  
易知耶苟不固有聰明睿知  
之資而通達乎天德者則心  
與至誠有間縱加揣摩摠屬  
臆想其孰能知此肫之仁  
淵之淵浩之天乎是至  
誠之德惟至誠自知之耳信  
乎至誠之妙不可測矣

補新直此章亦要看詩至誠  
之與天通處經綸大經是

纒渺一毫情識便是太虛中微翳非至誠矣舊說以窮理尽性  
至命分屬三句不是經綸是尽性停蓄處知化是尽性玄妙處  
摠是一尽性便了○肫之節摠是形容其不倚之盛非替之也  
經綸何以曰仁五倫之中皆真爱之流貫所謂修道以仁也其  
仁也肫然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欠立本何以曰淵蓋  
淵猶根本也即作性字看其淵也淵然清靜而物欲不淆深  
遠而涯涘莫測知化何以曰天既默契化育是聖心自有天也  
其天也浩然廣大而不狹小如誠渡之体無所不包涵誠通  
之用無所不運量天淵直指聖心天淵與仁字一例看着不碍  
如字不可用即字要根無所倚發揮○固者堅凝不浮之謂

尽率性之道而立大本則根極于天命之性知化育則是於性体而直透天命矣既通天地之化育則造化育上而涵之即為立本出之即為經綸夫焉有所倚也即此觀之則經綸之仁立本之洞皆包涵在知化育之天上何等浩々耶此浩々之天包得仁洞如此至誠之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苟不固聰明聖智而達天德則自塞其天無以合化育之原矣又焉能理會得立本之洞經綸之仁也愚意欲以聰明聖智達天德即是知天地之化育以知天地之化育方

須是翕聚停蓄虛中生白靜中起照方是實聰明實聖知方能達於仁義礼智之天德達非徐造也聰明天德渾做一塊無所間隔故曰達至誠作用渾是天一着意想便与至誠相遠有倚之心思孰淺窺至誠無倚之作用哉知非但聞見之知有通一管攝之意固聰明聖知達天德与至誠作一個人看言此等妙道不但不能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也不重人當知只重賢至誠難知上

衣錦章

此章自下學立心之始推之入德洞微之極有一節深一節意首節只開論下學可与入德下四節乃論入德之事而未節則

附立本經綸而其潤其仁如此也

袖衣錦章全旨徹頭徹尾提是箇闇字不疚不見闇然省也不言不動而不愧闇然存也不賞不怒闇然及丁物也至于不顯闇然忘也即此數不字相承而來豈止于不大声色不入倫類且至于天道之無矣未無字正領上不字而其實只是闇字

衣錦章論子思論下學立心之事而盡言之也曰德之本體原于天而其于心故欲入德者重立心焉國風之詩曰衣錦尚綱夫錦文也而加之以綱者惡其文之太著而欲

形容至德之妙也闇然日章句是一篇主意下面曰淡簡溫曰

近自微曰內省曰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

篤恭推而極于無聲無臭皆從闇然二字生出脉絡而所謂日

章者逐句有之細看自見○首節要見君子之心毫無一點務

外念頭尚綱尚字極重便見立心為已處惡文之著是原詩人

尚綱之意錦者文也文無病在著字著則精神一洩而無餘

故惡之講內須就尚綱上發出古人一段務實心事然只是

起下之詞至闇然曰說着本旨故字要着須根上意而黃出君

子之道一于為已君子是下學之君子道字指立心言闇然是

于隱微幽暗之中潛修務實而不表暴于外意日章即在闇然

欽之以就實也。吾子，是得君子務實之心矣。故君子之道，崇精於性，禽之初喧，置都，色相俱忘，蓋闔然矣。而即此收欽之時，已溼無旁之趣，自有日童者在也。豈若小人之道的然，表暴於外，而內日見消亡者比哉？故自其闔然者，現之冲溼之體，不事濃郁，豈不甚淡，而此中雋永之味，有引而愈長者，而何厭朴畧之精，不事炫耀，豈不甚簡，而此中光輝之美，有韜而愈露者，而何文渾厚之狀，不事圭角，豈不甚溫，而此中明覺之精，有條而不紊者，而又何理其神愈恬，而其知自徹為能知，逐之近焉，現於遠之在物有。

內非有兩層，意精神不散，則精彩內含，不可作章顯于外。看小入之道，是務外不實的，然是表暴粉飾，分明有文彩，日亡即雅乎有恒意，小人特舉以相形，輕滲過淡，而二句正發明闔然句，但就君子之道，摹擬淡是恬澹，不為怪異，不厭者人，惟虛假則索之無味，而君子實心所存，自有雋永之味也。簡是簡朴，不為繁縟，父者天下之至文，常自內出，所謂雋實之光輝也。溫者溫和不露圭角，理者實心既存，則偽妄不滲其中，而條理自不紊也。須知淡簡溫是君子性體原自如此，故不厭文理自寓，非有兩層，若有意淡簡溫便，非性體矣。句，俱要根為已實心來發，為已者必知幾，不可說為已，又要知幾，這個闔淡的真心，即是。

范遠已識近在身有得失  
矣為能知風之自焉規于風  
之在身有得失已識其自之  
在心有邪正矣為能知微之  
顯焉於朕兆微渺之倪在近  
自者識昭宣顯著之達風遠  
者蓋微者之司其契即顯者  
之握其符矣以知得微以微  
合閤而至德淵微之妙可漸  
而入矣

潛雖二節謹知微之功何如  
亦於在己者謹之耳正月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夫  
以昭之即在於潛也故君子  
謂潛無可見惟有志耳志無  
可操惟有省耳方且從內起  
省疾自隄防斷于方寸之無  
疾必心之罔之不流入于惡

不欲炫耀于遠風顯的主意。因為已尚未盡閤字之義。故又指  
出近原是遠的。自原是風的。不待形著動變。而已有不可掩之  
朕以挑出微之必顯來。知遠而國家天下之治亂。由近而在身  
之得失。則用功必謹于近。知風之由身而鼓者有得失。由身之  
管于心者有邪正。則用功必謹于自。至于自則不可見聞矣。微  
矣。而身與物由此而顯。知此為緊要。便即此為謹防。戒慎恐懼  
之功。自有不容已者。此正君子之闇然自修處。德在自心自性。  
即無聲無臭之本体。君子不向世味耽恐。不向人情粧點。一種  
平實之趣。專從自心尋索。如回手歸家。步着錦。故曰可與入  
德。通即只說得為已二字。其下手處全在知微中。內省敬信正

而後已夫內省之地即人所  
不見之地也而所待若此則  
現君子之所不及者其惟人  
之所不見乎蓋不問之指視  
而直問諸吾心之指視也夫  
以所不見異人則知微之幸  
也而未也抑之詩云相在尔  
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內  
省之心純之又徒寂若之內  
衆紛俱息不動也而敦有惺  
然者玄默之內衆聲俱希不  
言也而信有肫然者則入德  
之功於是益密矣

奏假二節謹而未也烈祖之節  
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故  
君子功懋於敬信而執神下  
勸懲不待賞以旌善而民自  
勸於善不待怒以懲惡而民

于近自之微處着力勸威而天下平舉遠風之顯處都約入微  
中了只完得一尚綱之心○潛伏二句緊承上言獨之當謹內  
省二句正謹獨之功潛之昭正是微之顯處內省二字最重內  
即潛也省即省察之省遏欲存理以養天命率性之本体關係  
正在此此中一塵不染空！洞！便不愧不忤而無疚無疚即  
無惡勿分兩層曰內曰志此正人所不見處而能無疚無惡此  
正所以不可及處上二句講明下二句只合上挑醒便是以下  
相承俱要着註承上文三字○屋漏節是直指君子不見  
是蓋之功重在敬信二字爾室即此心太宇之境屋漏即此心  
一念光明有覺之真此二句言戒惧之功當無時不謹故君子



畏於缺鉞則其功由已以及  
入矣。然去言動說與去敬信  
無賞怒孰與無功懲也。進之  
又有烈文之詩在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大語刑而  
歸之德語德而歸之不顯微  
矣。是故君子由敬信而益純  
之深焉。其恭澗然于一氣欽  
肅之內而天下清和感理已  
自平矣。敬信且無可窺而賞  
怒不何事哉。

二句正是不愧工夫。事未當前曰不動念無所着曰不言正人  
所不見處敬信。是心体本然心体兢業處是敬心体肫肫處  
是信不言不動而敬信只是惺惺完養此心体便是合上節只  
一串意上言內志無疚惡在人所不見處着力此承上不疚無  
惡而言君子內省工夫只是敬信心体常惺惺耳分動靜分存  
省分人所不見已所不見俱非本旨。○奏假節要根上敬信之  
嘿感乎人講勸是為善威是不敢為惡不賞不怒非全然廢賞  
罰蓋德在賞罰前不專假賞罰也。民勸民威不重民之象指直  
是即民之勸懲以見至德無為之盛不賞不怒管詩無言意民  
勸民威管詩廉爭意。○不顯節緊承上節說下乃謹獨敬信之

色而無之也是亦涉於顯而未至也。復取烝民之詩以形之乎。曰德輔如毛若可以形容之矣。夫德固超于其鉅亦且超于其細倫類之所不能圍也。則此以毛擬德者猶未能併倫類而忘之也。是亦涉于顯而未至也。必也文王之詩言天載乎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聲臭而無之又惡汙而顯之。以此言德是率性之無同玄樞以不宰復命之盡。並元始以無為德斯至矣。德而至于同天要皆闇然一念于以成聖。俯之盡孰謂中庸不可能哉。

盡頭處不是不賞不怒。又要篤恭。即敬信之心。体就主心之欽。聖言。篤非玄嘿之謂。是運用于天下處。不顯其迹。故云篤。故謂之不顯之德。天下平。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真蕩平景象。須從百辟說到萬民。方与引詩有情。此只重篤恭。不重天下平。以見至德之神。合上節皆是敬信之妙用。處不可着效說。蓋此雖論至德及人事体。而曰不賞不怒不顯。三字俱沒。闇然說來。故未節遂定之以無字。聖賢下此等字。俱非泛然者。須要体会。得。出。○末即只形容不顯之妙。形容之者。猶云擬之也。非摹寫形容之謂。大雅皇矣之詩云于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是詩人代為上帝之言。懷是常念聲指號令。色指威儀。不大是未嘗顯

補新直天載原無聲臭君子常會天載于吾心而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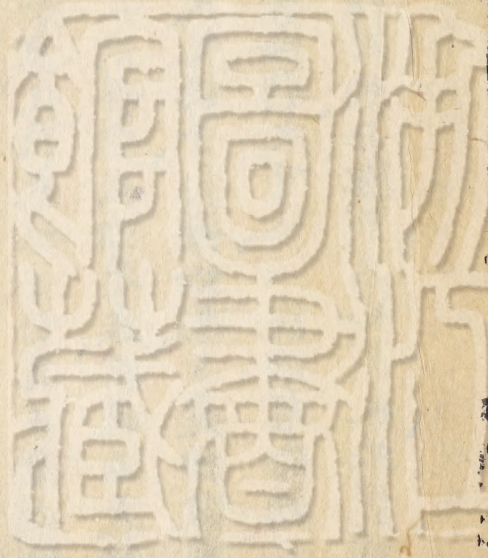
為上帝之言懷是常念聲指號令色指威儀不大是未嘗顯

闢入之便覺無味之味其  
味長無文之文其文炳不  
理之理其理晰而即此淡  
簡溫之聞然于身也為遠  
之近則此簡淡溫之聞然  
于心也為夙之自即此淡  
簡溫之無不聞也無不章  
也為微之顯入德者而知  
此將顯者為至乎顯者入  
所共見的然者每致力于  
外而不顯者人所不見聞  
者正冥悟于中其省之而  
不疚不惡者正極之而不  
言不動者也蓋敬信原不  
着迹性就本體做工夫而  
信之又信敬之又敬与天  
下共敦篤于恭己之修而  
我忘其賞怒民忘其功威

著意化民未也是引孔子見成的話不是釋詩夫聲色乃化民  
之末務非出治之本則此不大者猶未離聲色而限于迹也蒸  
民之詩云德輶如毛是細微意毛猶有倫言以毛比德德猶  
有倫類之可比一說猶有倫類只是猶有形像意蓋凡物有形  
即有類而德則不如是也此說亦可從聲色及毛俱在德上說  
文王之詩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當道字聲是氣機之響  
臭是氣機之聚散無聲無臭是氣機都忘了德原無聲色原  
無可倫故擬之穀色顯也擬之如毛去顯也必至天載之無聲  
臭是為不顯是為不睹不聞所以為德之至此至矣二字是贊  
其德與天合至此始為至極非說形容到此至極而無以加也

此正是醇、閎、景、象、而  
要亦遠由于近。感生于自  
顯妙于微也。微乎微乎不  
正。声色之不大而倫類之  
可擬。美入德者必至于此  
而天命合。一此謂至章而  
至簡者也。人焉能及之。

夫德至于同天載。真下學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提之間然一  
念基之。孰謂中庸不可能哉。





浙江圖書館善本

一七九：00000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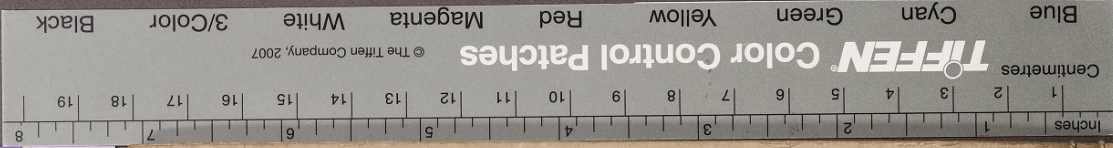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 000608

一九 年 月 日







四  
書  
二

